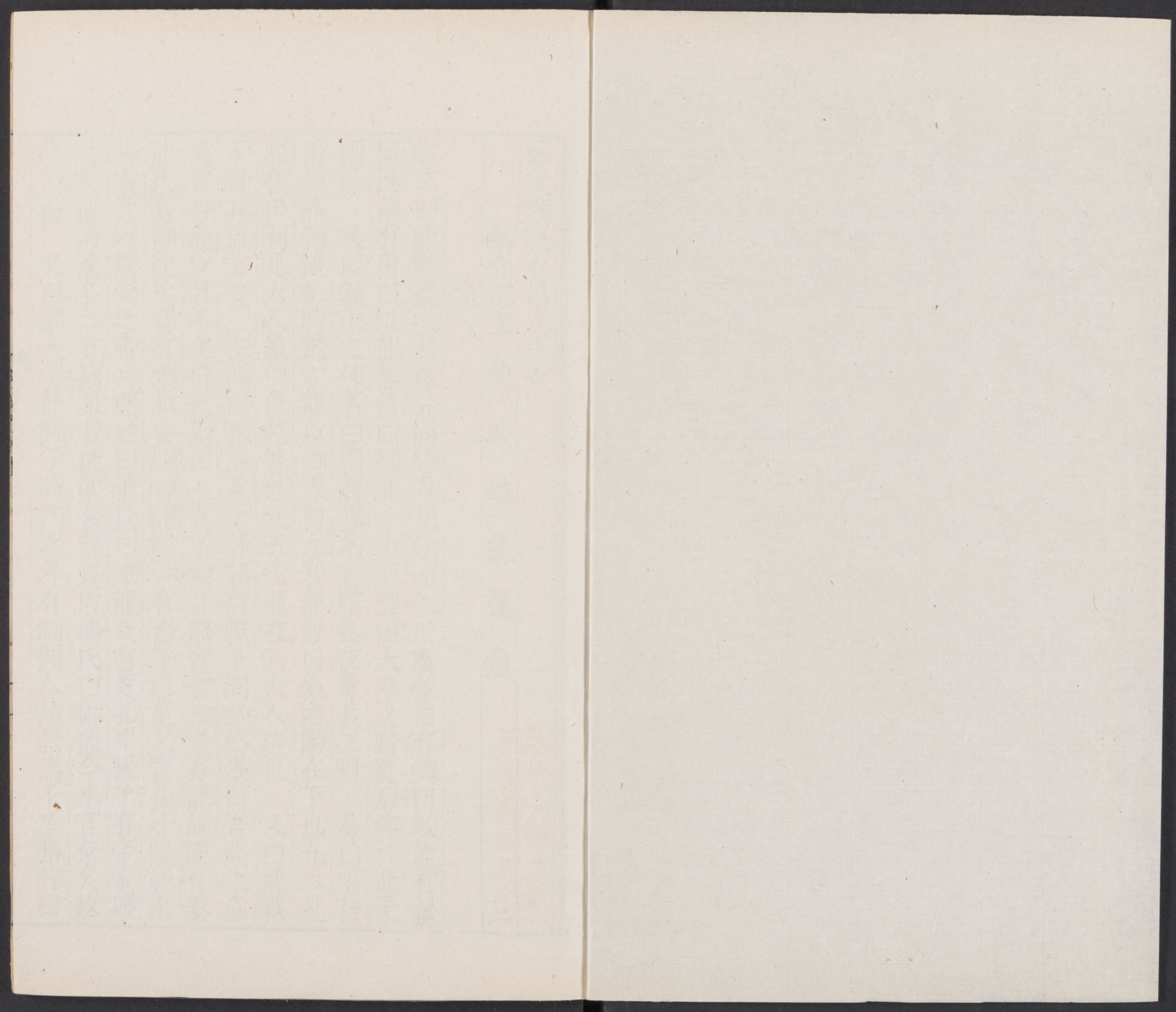


20

T 5256/787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1000 S. UNIVERSITY ST. CHICAGO, ILL. 60607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六

鱗介部上 龍 蛟 虵 龜 鼈 魚

龍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說文曰龍鱗蟲之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廣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
 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 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乘
 兩龍 又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爲晝瞑爲夜身長三野 易曰雲行
 雨施品物流形時乘六龍以御天初九潛龍勿用象曰陽在下也九二見
 龍在田利見大人象曰德施普也九五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又曰龍戰
 于野其血玄黃 左傳曰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
 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秦
 龍氏有御龍氏昔有颶叔安颶古國名叔安其君名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
 其嗜欲以飲食之帝舜賜姓曰董氏曰秦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
 之乘龍河漢各二有劉累者能飲食龍夏后賜氏曰御龍今水官棄矣故
 龍不生得 又曰鄭大水龍闔于時門之外有淵國人請崇焉子產弗許曰

我聞龍不我覲也龍聞我獨何覲焉攘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河 曰黃金千歲生黃龍青金千歲生青龍赤白龍亦然玄金千歲生玄龍 莊子曰朱仝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又曰子張見魯哀公不禮焉去之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雕文畫之於是天龍聞而示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非龍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者 又曰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何規哉子曰人用意如飛鴻者爲弓弩射之如遊鹿者走狗而逐之若游魚者釣繳以投之吾今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余口張不能喻舌出不能言 又曰河上有家貧窮持緯蕭而食者子沒川得千金珠謂其子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頷下若能得珠者遭其睡也如使驪龍寤子尚奚徵之有哉 楚辭曰神龍失水而陸居爲蝼蟻之所裁 孫卿子曰積水成川蛟龍生焉 呂氏春秋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曰有龍于飛周遍天下五虵從之爲之承輔龍反

其鄉旣得其所四虵從之得其露雨一虵羞之槁死中野 括地圖曰禹誅防風氏夏后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防風神見禹怒射之有迅雷二龍并去神懼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瘞以不死草皆生是名萃曾國 又曰龍池之山四方高中央有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多五花樹羣龍食之 又曰崑崙山之弱水非乘龍不得至 淮南子曰龍舉而景雲屬 公孫弘荅東方朔書曰譬猶龍之未升與魚鼈爲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覩 列仙傳曰陵陽子明好釣於溪得白龍子解鉤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遂採五石脂服之三年白龍來迎止龍陽山上百餘年 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酒子胥諫曰不可昔日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對曰我化爲魚固人之所射也豫且何罪今君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有豫且之患王乃止 博物志曰龍肉以醢漬之則文章生 抱朴子曰案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外國方士能神呪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即浮出初出乃長十數丈方士吹之一吹則龍輒

一縮至長數寸乃取着壺中以少水養之外國常患旱災於是方士聞有旱處便賣龍往賣之一龍直金數十斤舉國會歛以雇之直畢乃發壺出龍着淵中因復禹步吹之長數十丈須臾而雨四集矣齊地記曰平昌城有井與荆水通有神龍出入焉故名龍城外國事曰毗呵羅寺有神龍住米倉中奴取米龍輒却後奴若長取米龍不與倉中米若盡奴向龍拜倉即盈溢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大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者爲龍不上者魚故云曝鯁龍門又曰龍首山長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云昔有黑龍從山南出飲渭水其行道成土山故因以爲名賦晉劉琬神龍賦曰大哉龍之爲德變化屈伸隱則黃泉出則升雲賢聖其似之乎惟天神上帝之馬含胎春夏房心所作軒照形爲尾規矩贊晉郭璞燭龍贊曰天缺西土龍銜火精氣爲寒暑眼作昏明身長千里可謂至靈又龍魚一角似鯉居陵侯時而出神靈攸乘飛驚九域乘雲上升銘晉傅玄龍銘曰麗哉神龍誕確陽精潛景九淵飛曜天庭屈伸從時變化無形偃伏汗泥上凌太清贊

魏繆襲青龍賦序曰蓋青龍者火辰之精木官之瑞

蛟

說文曰蛟龍屬也魚滿三千六百年蛟爲之長率魚而飛去山海經曰蛟似龍蛇而小頭細頸頸有白嬰大者十數圍卵生子如三斛瓮能吞人易緯通卦驗曰震東方也至春分日出青氣也出直震此正氣也氣出右萬年半死氣出左龍蛟出楚辭曰與汝游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騶螭呂氏春秋曰荆有攸飛者得寶劍還涉江有兩蛟夾繞其船攸飛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仕以執珪韓詩外傳曰東海有勇士菑丘訢過神泉飲馬其僕曰飲馬此者馬必致死飲馬果沉訢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蛟而出雷神隨而擊之眇其左目漢書曰武帝元封五年帝自尋陽江親射蛟江中獲之尋陽記曰城東門通大橋常有蛟爲百姓害董奉疏一符與水中少日見一蛟死浮出世韶之始興記曰雲水源有湯泉下流多蛟害厲濟者遇之必笑而沒世說曰周處年少時凶強俠氣爲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虎並

皆犯暴百姓謂為三橫而處既刺殺虎又入水殺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
里處與之俱三日三夜鄉中皆謂處死更相慶賀處竟殺蛟而出遂自改
勵終為忠臣孝子贊郭璞蛟贊曰匪蛟匪龍鱗采暉煥騰濯濤波蜿蜒
江漢武飲羽飲飛疊斷

地

爾雅曰騰騰地能興霧王地地之最山海經曰巴地吞象三歲而出骨君

子服之已心腹之疾今南方地吞鹿已爛自絞又曰大同之山有地名

曰長地其毛如毳豪其音如鼓柝 又曰泰華山有地肥遺六足四翼

毛詩曰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

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身則首尾俱至張茂

會稽多楚辭曰蝮蛇蓁蓁 韓子曰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亡之

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曰子獨不聞涸澤之地乎澤涸將徙小地

謂大地曰大地行小地隨之人以地之行者耳必殺其子子不如負我以

行必以我為神也乃相負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今子美而我惡以為上

客一乘之君也以子為使者不之卿也不如為我舍人田成子負傳而

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戰國策曰昭陽為楚伐魏

移師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曰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

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地地先成者飲酒一人地先

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地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地成奪其

卮曰地故無足子安能為遂飲酒為地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破軍殺

將又移師攻齊戰勝不知止猶為地足也昭陽乃解軍而歸 賈誼書曰

孫叔敖之為兒出遊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旦見兩頭地

恐死母曰今地安在曰聞見兩頭地者死恐他人復見之也已殺而埋之

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淮南子曰夫騰地雉

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 又曰豹獸不可使緣木蝮地不

可使安足 蜀王本紀曰秦惠王欲伐蜀蜀王好色乃獻美女五人蜀王

遣五丁迎女還至梓潼見一大地入山穴中士引其尾不能出五丁共引

地山崩壓五丁五丁踏地而大呼 廣志曰蝮地與土色相亂長三四尺

地

其中人以牙櫟之裁斷皮出血則身盡痛九竅血出而死 玄中記曰東海有蛇丘之地險多漸茹衆蛇居之無人民蛇或人頭而蛇身 又曰崑崙西比有山周迴三萬里巨蛇繞之得三周蛇爲長九萬里蛇居此山飲食滄海 風俗通曰車騎將軍巴郡馮緄爲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三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卜云此吉祥也君後當爲邊將以策爲名後五年果爲大將軍拜遼東太守 陳留風俗傳曰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灑濯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地鏡圖曰金寶化爲青蛇 抱朴子曰或問隱居山澤治蛇蝮之道 又曰昔負丘多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蛇皆去也今帶武都黃色如雞冠者五兩以入山林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許末抹之雄黃入瘡中立愈 又曰蛇類多唯有蝮蛇中人至急一日不治則殺人若不曉方術而爲此蛇所中但以刀割瘡肉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焦盡而人得活也 搜神記曰竇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

葬未窆有大地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樞涕血皆流俯仰詰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 又曰隨侯行見大地傷救而治之其後地銜珠以報之 同景式廬山記曰安 世高者安息國太子與友人共出家學道友人恚怒死受蟒報爲此宮亭湖神世高於廣州爲人所殺還生安息國復爲王子年二十又棄國入吳末之宮亭泊船呼友人與語友人身長數十丈見世高向之胡語音各分去暮有一少年上世高船跪受呪願因忽不見世高語同船人曰向少年即此廟神也得離惡形矣蟒旣見世高從山南過死山北今柴桑民所居蛇里是也 世說曰杜預爲荊州刺史時有讌集大醉輒閉齋獨眠外聞齋中嘔吐其聲甚苦有小吏開戶看之止見床上有一蛇垂頭床邊吐都不見人旣出密覺如此 異苑曰魯國中牟縣蒙山上有寺廟今民欲架室者輒大地數十丈出來驚人故莫得安焉 晉傳玄靈地銘曰嘉茲靈地斷而能續飛不須翼行不假足上騰霄霧下游山嶽進此明珠預身龍族 晉郭璞長地贊曰長蛇百尋厥鬣如毳飛羣走類靡不吞噬極物之惡盡毒之厲

又騰地贊曰騰地配龍因霧而躍雖欲昇天雲龍陸莫材非所任難以久託 又巴地贊曰象實巨獸有地吞之越出其骨三年為期厥大何如屈生是疑 又蟒地贊曰蝨蠹萬生成以類長惟地之君是謂巨蟒小則數尋大成百丈 又枳首地贊曰夔稱一足地則二首少不知無多不覺有雖資天然無異駢拇 同庚信孫叔敖逢地贊曰叔敖朝出容悴還家母氏顧訪知埋怪地爾有陰德陽報將加終為楚相卒有榮華

龜

爾雅曰龜三足曰賁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 易曰離為龜 尚書曰九江納錫大龜 大戴禮曰甲之患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 左傳曰臧武仲自知使告臧賈具致大蔡焉曰紇之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壑焉其中有山無所連著常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仙聖毒之訴於上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使巨龜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龍

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十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龜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 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先往焉曰願以境內累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吾將曳尾於泥中矣 又曰宋元君夜夢有人被髮言曰予為清江使河伯漁者豫且得予元君覺召占夢者占之曰此神龜也明日豫且網得白龜圓五尺獻乃殺以卜七十鑽而無遺策仲尼聞之曰神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七十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刻剔之患 史記曰余至江南聞長老云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 又褚先生曰能得名龜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月龜七曰王龜八曰九州龜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當巢於芳蓮之上南方老人以龜楮床足經二十餘歲老人死移床龜尚生龜能行氣道引至神若此 說苑曰靈龜五色色似玉背陰而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轉運應四時蛇頭龍脰左睛象日右睛象月知存亡吉凶之憂又龜

千歲能與人言 續搜神記曰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五寸置瓮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沉溺所養龜人被甲披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約岸迴顧而去 會稽後賢傳曰孔愉嘗至吳興縣餘干亭見人籠龜於路愉求買放之至水反顧愉及封此亭侯而鑄印龜首迴屈三鑄不正有似昔龜之顧靈德應感如此愉悟乃取而佩焉 符子曰邠人獻燕昭王以大豕者曰於今百二十歲邠人謂之豕仙其羣臣言於昭王曰是豕無用王命宰夫膳之豕既死乃見夢於燕相曰今仗君之靈而化吾生也始得為魯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粳糧之珍而欣君之惠將報子焉後燕相遊於魯津有赤龜銜夜光而獻之 抱朴子巢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頰上兩骨起似角解人言浮出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 異苑曰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遊不良時為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霄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臠雖盡南山

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從安薄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獻者仍說龜樹共言權登使伐樹煮龜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龜為元緒 賦 魏曹植神龜賦曰龜號千歲時有遺余龜者數日而死肌肉消盡唯甲存焉余感而賦之曰嘉四靈之建德各潛位乎一方蒼龍虬於東岳白虎嘯於西岡玄武集於寒門朱雀栖於南鄉順仁風以消息應聖時而後翔食飛塵以實氣飲不竭於朝露步容趾以俯仰時鸞迴而鶴顧懼沉泥之逢殆赴芳蓮以巢居 詩 北齊趙宗儒詠龜詩曰有靈堪託夢無心自解謀不能著下伏強從蓮上游負圖非所異支床空見留儻蒙一曳尾當為屢迴頭 贊 晉郭璞爾雅龜賚曰天生神物十朋之龜或游于火或游于著雖云類殊象二一歸豐豐致用極數盡幾

鼈

爾雅曰鼈三足曰能 易曰離為鼈 說文曰鼈介蟲也 周禮曰春獻

鼈 春秋外傳曰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羞鼈焉 晏子春秋曰齊大旱景公召羣臣問曰寡人欲祠河伯可乎 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 文子曰鼈無耳而不可蔽精於明也 莊子曰埳井之蛙謂東海鼈曰吾跳梁奚不時來觀東海鼈左足未入而右脰已繫矣 楚辭曰駟跛鼈而上山吾固知其不能升 孫卿子曰跬步而不休跛鼈千里 淮南子萬畢術曰青塗殺鼈得竟復生又曰燒鼈致鼈取鼈夜燒之則鼈至也 列仙傳曰費長房能使社公汝南有妖常作太守服詣府門椎鼓合郡患之及長房來知是魅乃呵之即解衣冠叩頭乞自改即老鼈也大如車輪長房令復太守服作一札勅葛陂君叩頭流涕持札去遂視以札立陂邊以頸繞之而死 魏略曰高離國王侍婢有身生子主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指之於溷中猪以氣嘘之從馬間馬以氣嘘之王乃令其毋收畜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欲殺之東明走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渡因都王扶餘之地 搜神記曰清河宋士宗母黃初中夏在室中浴良久

家人於壁穿中窺之正見木盆中有一大鼈先著銀釵猶在頭上遂入水去賦 晉陸機鼈賦曰皇太子幸于釣臺漁人獻鼈命侍臣作賦其狀也穹脊連脅玄甲四周遁方圓於規矩徒廣以妨循盈尺而脚寸又取具於指掌鼻嘗氣而忌眊耳無聽而受響是以栖居多逼出處寡便尾不副首足不運身於是從容澤畔肆志汪洋朝戲蘭渚夕息中塘越高波以魚逸竄洪流而潛藏咀蕙蘭之芳芟翳華藕之垂房 晉潘尼鼈賦曰皇太子遊於玄圃遂命釣魚有得鼈而戲之者令侍臣賦之翩銜釣以振掉吁駭人而可惡既顛墜於巖岸方盤跚而雅步或延首以鶴顧或頓足而鷹距或曳尾於塗中或縮頭於殼裏若乃秋水暴駭百川沸流有東海之巨鼈乃負山而吞舟

魚

詩曰南有嘉魚又曰魚潛在淵又曰魚在在藻 月令曰立春魚上水莊子與惠子觀魚於濠梁 史記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千餘魚而涕下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益大臣欲棄前所得矣今以

臣之凶惡也而得爲王拂枕席夫四海之內其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畢褰裳而趨王矣亦曩臣之所棄前魚也 新序曰楚人有獻魚於楚王曰今獲魚食之不盡賣之不隼棄之又惜故獻之左右曰鄙哉辭也 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國粟有餘者國有饑民後宮多幽女也下民多曠夫皆失君人之道故厨庖有肥馬寡人聞之又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且今行之矣故漁者獻餘魚而楚國賴之 說苑曰楚王謂淳于髡曰吾有仇在吳子寧能爲吾報之乎對曰臣見來道旁野民持一頭魚上田祝曰高得萬束下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爲禮薄而望多也 三輔決故事曰武帝作昆明池學水戰法帝崩昭帝小不能征討於池中養魚以給諸陵祠餘給長安市市魚乃賤 吳越春秋曰越王既接會稽范蠡等曰臣竊見會稽之山有魚池上下二處水中有三江四瀆之流九溪六谷之廣上池宜於君王下池宜於臣畜魚三年其利可以致千萬越國當富盈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中魚舊說池中魚人姓李居近城城門失火延及其家仲災燒死干謹自家書曰宋城門失火因汲池水

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喻惡之滋并中傷良謹也 謝承漢書曰會稽陳噐少時於郭外水邊捕魚人有盜者噐見避於草中追以魚噐之盜慙不受自後無復取焉 曹植說疲氣曰鹹水之魚不游于江淡水之魚不入于海 汝南先賢傳曰葛玄見遭大魚者玄謂暫煩此魚到河伯處魚主曰魚已死玄曰無苦以丹書紙內魚口中擲水中有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黑色如木葉而飛又玄與吳王坐樓上見作請雨土人玄曰雨易得耳即書符着社中一時之間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魚平玄復書符擲中須更有大魚數百頭使人治之 又曰介象與吳王共輪輜魚爲上乃於殿庭作坎汲水滿之并求釣象起餌之須臾得輜魚帝驚喜乃使厨人切之象又往蜀市薑有頃而反 符子曰觀於龍門有一魚奮鱗鼓鬚而登乎龍門而爲龍又一術士凌波蹈流而不陷搖鈴行歌飄浪於龍門而終日棲遲而不化 符子曰彼同功而事異迹一而理二夫何哉無乃魚以實應而人以僞求乎 蕭廣濟孝子傳曰陳玄太子也後母謗之陳侯令玄自殺玄投遼水魚負之以出玄曰我罪人也故求死耳魚乃去

又曰巴郡杜孝役在城都母喜食生魚於官得生鱗截竹盛魚二頭沉水中曰我母如得此婦出渚得之笑曰是我婿寄乃以進母 辛氏三秦記曰昆明池人釣魚綸絕而去夢於漢武帝求去其鈎明日帝遊於池見大魚銜索帝曰昨所夢也取而去之帝後得明珠 晉王慶釣魚賦曰然後抽纖繳振修竿垂銀鈎運金丸懸鮪鯢挂鴻鸞連翻雲際澆澆漪瀾晉摯虞觀魚賦曰觀鱗族於虛池兮睨羽羣於瀨涯乃有洧泉之鯉濯陂之鯁澆澆澆澆投浪赴遠集于曲崖之隈逐平澹淡之深攢聚輻蹙或躍或沉倏爍攸驛眩目驚心沆溢爵於通溝因素波以獻酬騁微巧於浮觴競機捷於迅流 梁張騫詠躍魚應詔詩曰戲鱗隱繁藻頌首承綠漪何用游溟解且躍天淵地 陳張正見賦得魚躍水花生詩曰漾色桃花水相望濯錦流躍浦疑珠出依池似鏡浮凌波銜落葉觸餌遊沉鈎方游蓮華外詎入武王舟 陳阮卓蓮下游魚詩曰春色映澄陂涵冰且相隨未上龍門路聊戲芙蓉池觸浪蓮看動乘流葉影披相忘自有樂莊惠豈能知隋岑德潤魚詩曰劍影侵波合珠光帶水新蓮東自可戲安用上龍津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七

鱗介部下 螺 蚌 蛤 蛤蜊 烏賊 石劫
蟲豸部 蟬 蠅 蚊 蜉蝣 蚊 螢火 蝙蝠 叩頭蟲
蛾 蜂 蟋蟀 尺蠖 蟻 蜘蛛 螳螂

螺

爾雅曰羸小者蝨 易曰離為羸 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袁紹河北軍人仰棗椹甚袁術在江淮取蛤蒲羸民人相食州部蕭條 搜神記曰晉安謝端侯官人少孤年十八恭謹自守後於邑下得一大螺如斗許取貯瓮中每早至野還見有飲飯湯火端疑之於籬外窺見一少女從瓮中出至竈下燃火便入問之女荅曰妾天漢中白素女天帝哀卿少孤使我權相為守舍炊煮待卿取婦當還去今無故相伺不宜復留今留此殼貯米穀可得不乏忽有風雨而去 南州異物志曰扶南海有大螺如甌從邊直旁截破因成杯形或合而用之螺體蜿蜒委曲酒在內自注傾覆終不盡以伺誤相罰為樂 又曰鸚鵡螺狀如覆杯頭如鳥頭向其腹

視似鸚鵡故以為名肉離殼出食飽則還殼中若為魚所食殼乃浮出人所
所得質白而紫文如鳥形與鶻無異故因其象鳥為作兩目兩翼也 又
曰寄居之虫如螺而有脚形如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戴以行觸之縮
足如螺閉戶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 王韶始興記曰桂陽貞
女峽傳云秦世有數女取螺於此遇風雨一女忽化為石人今形高七尺
狀如女子 異苑曰鸚鵡螺形似鳥故以為名常脫殼而遊朝出則有虫
類如蜘蛛入其殼中螺夕還則此虫出庾闡所謂鸚鵡內遊寄居負殼者
也 **蚌** 宋謝惠連詠螺蚌詩曰輕羽不高翔自用絃網羅纖鱗惑芳餌故
為釣所加螺蚌非有心沉迹在泥沙文無雕飾用味非鼎俎和

蚌

易曰離為蚌 大戴禮曰十一月雉入淮為蜃蜃蒲盧也 呂氏春秋曰
月者羣陰盈晦則蚌蛤虛羣陰缺 戰國策曰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趙
惠王曰川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相其啄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
雨即有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 淮南子曰明

月之珠螺蚌之病而我之利也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也 徐表
南方記曰珠蚌殼長三寸在漲海中盛弘之 荊州記曰馬牧城東三里
有蚌城相傳云飢年民結侶採蚌止憩其中故因為名又云城隨洲勢上
大尖其形似蚌故有蚌號 汝南先賢傳曰周燮好潛養靖志唯典籍是
樂有先人草廬廬于東坑其下有陂魚蚌生焉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
蛤 晉郭璞蚌贊曰萬物變蛻其理無方雀雉之化含珠懷璫與月盈虧
協氣晦望

蛤

說曰曰蛤有三皆生於海蛤蠣千歲鳥所化也海蛤百歲鷲所化也魁蛤
一名復老服翼所化 本草經曰文蛤表有文又曰馬刀一曰名蛤 禮
記曰季冬雀入水為蛤 漢武內傳曰 西王母曰仙藥次有白水靈蛤
南越志曰凡蛤之屬開口聞雷鳴不復閉口 **論** 晉裴頠崇有論曰鳥無
胃藏經以空中而生螢無胃而育 **啓** 陳徐陵謝賚蛤啓曰比鴻雀入猶
新纔變秋程已聞冬獻

蛤蜊

淮南子曰若士乃捲龜殼而食蛤蜊 論衡曰若士食蛤蜊之肉乃與民同食安能升天 抱朴子曰蛤蜊各煮炙凡人所能啖况君子與士乎 臨海土物記曰蛤蜊殼薄且小 梁元帝謝賚車螯蛤蜊啓曰車螯味高食部名陳物志蛤蜊聲重前論見珍若士並東海波臣西王母藥雀文始化鸞羽猶在體潤珠胎形隨月減陳徐陵謝東宮賚蛤蜊啓曰船俗嚴戈漁人資設于彼海童冒茲水豹望樓闕之氣得波潮之下

烏賊

本草經曰烏賊魚骨治寒熱驚氣 南越記曰烏賊魚有石遇風浪便虬前一鬚不何而住腹中血及膳正黑中以書也世謂烏賊懷黑而知禮故俗云是海君白事小史或曰古之諸生常自浮水上烏見以為死便往啄之乃卷取烏故謂烏化為之 臨海異物志曰烏賊之骨其大如楯居者一枚作鮓滿器受五升 陳徐陵謝勅賚烏賊啓曰變遼庸臣伏增銘悚

石劫

賦 梁江淹石劫賦曰石劫一名紫躡蚌蛤類也春而發華有足翼者夫海若之小臣具品色於滄溟既鑪天而論形先避伏而不曜知理冥而難發何弱命之不禁永至於天代請去人之及陋充公子之嘉客儻委身於土盤從風雨其何惜

蟬 蟲部

爾雅曰蜩蜋蜩五采蟪蛄胡蟬 蟻茅蜩似蟬而蝟馬蜩蟬中最大者 蜩寒蜩寒蜩也 方言曰蟬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蟪胡蟬也 鳴聲清 陳鄭之間謂之蜩秦晉之間謂之蟪海岱之間謂之蟪或謂之緬馬其小者謂之麥禮 又曰蟪蛄上音決齊謂之蟪蟪 楚謂之蟪蛄自關以東謂之蚋 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季夏之月寒蟬鳴 毛詩曰蟬首蛾眉 莊子曰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偻者承蜩猶掇之也 仲尼曰子有道耶曰我有道五六月累二丸而不墜則失者錙銖 累二丸是用平停審也故其承 又曰鵬之飛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鸞鳩笑

之曰我決起而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奚以九萬里而為 楚辭曰
歲暮兮不自聊 螻蛄鳴兮啾啾 華矯漢書曰蔡邕在陳留其隣人有以
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焉客有彈琴者邕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
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
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
唯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
風土記曰七月而螻蛄鳴於朝寒螿鳴於夕 搜神記曰淮南內史朱誕
給使妻有鬼病夫疑為姦密闕見婦在機中織望桑樹上所笑見樹上有
十四五小兒衣青布褶青縵頭乃射之化為鳴蟬其大如箕飛去 **詩**古
詩曰庭前有奇樹上有悲鳴蟬陳張正見寒樹晚蟬踈詩曰寒蟬噪楊柳
朔吹犯梧桐葉迴飛難住枝殘影共空聲踈飲露後唱絕斷絃中還因搖
落處寂寞盡秋風 梁簡文帝聽早蟬詩曰草歇鴟鳴初蟬思花落後乍
飲三危露時陰五官柳莊書晒鵬翼衛賦宜螭首桂樹可淹留勿謂山中
久 梁沈約聽蟬鳴應詔詩曰輕生宅園蘂復得棲嘉樹豈敢擅洪枝輕

條遭所寓葉密形易揚風迴響難住 梁褚灃賦得蟬詩曰避雀芳枝裏
飛空華殿曲天寒響屢嘶日暮聲逾促繁今欲如盡長韻還相續飲露非
表清輕身易知足 梁范雲詠早蟬詩曰生隨春水薄質與秋塵輕端綏
挹宵液飛音承露清 隋王由禮賦得高柳鳴蟬詩曰園柳吟涼久嘶蟬
應序驚露下綏恒濕風高翅轉輕葉踈飛更迴秋深響自清何言枝裏翳
遂入蔡琴聲 陳劉刪詠蟬詩曰聲流上林苑影入侍臣冠得飲玄天露
何辭高柳寒 隋江惲詠蟬詩曰白露涼風吹朱明落照移鳴條譟林柳
流響遍臺池忖聲如易得尋忽却難知 **賦**後漢蔡邕蟬賦曰白露凄其
夜降秋風肅以晨興聲嘶啞以沮敗體枯燥以冰凝雖期運之固然獨潛
類乎太陰要明年之中夏復長鳴而揚音 後漢曹大家蟬賦曰伊玄蟲
之微陋亦攝生於天壤當三秋之盛暑陵高木之流響融風被而來遊商
焱厲而化往 魏陳王曹植蟬賦曰唯夫蟬之清素潛厥類于太陰在炎
陽之中夏始遊豫於芳林內含和而弗食與衆物而無求栖高枝而仰首
漱朝露之清流隱柔桑之稠葉快閑居以遁暑苦黃雀之作害患螳螂之

勁斧有翩翩之狡童運微黏而我纏委厥體於膳夫歸炎炭而就燔秋霜
紛以霄下晨風冽其過庭氣憊怛而薄軀足攀木而失莖吟嘶啞以沮敗
狀枯槁以喪形 晉明帝蟬賦曰尋長枝以凌高靜無爲以自寧退爲獨
處弗累于情在運任時不慮不營 晉溫嶠蟬賦曰飢喻晨風渴飲朝露
晉陸士龍 寒蟬賦曰昔人稱雞有五德而作者賦焉至於寒蟬才齊其
美獨未思之而莫斯述夫頭上有綏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
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
容也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伊寒蟬之感運
迓嘉時以遊征含二儀之和氣稟乾元之清靈體貞粹之淑質吐呼嚕之
哀聲容麗蜩蟬聲美宮商飄如飛焱之運驚風眇如輕雲之麗泰陽爾乃
振修葉以表首舒輕翅以迅翰挹朝華之墜露含烟煜以夕殮望北林以
鸞飛集樛木而飛蟠若夫歲律云暮上天其涼感運悲聲貧士含傷或歌
我行永久或哀之子無裳原思歎於蓬室孤竹吟於首陽不銜草以穢身
不勤身以營巢志高於鳴鳩節妙乎鷓鴣附枯枝以永處倚峻林之迥條

乃綴以玄冕增成首飾映華虫於朱衣表馨香乎明德 晉傅咸黏蟬賦
曰櫻桃爲樹則多陰爲菓則先熟有蟬鳴焉聊命黏取退惟當蟬之得意
於斯樹不知黏之將至亦猶人之得於富貴而不虞禍之將來也有嘉果
之珍樹蔚弘覆於我庭在赫赫之隆暑獨肅肅而自清遂寓日以周覽見
鳴蜩於織枝翳翠葉以長吟信厥樂之在斯苟得意於所歡曾黏住之莫
知匪爾命之遵薄坐偷安而忘危嗟悠悠之耽寵請茲覽以自規 又鳴
蜩賦曰有嘒嘒之鳴蜩于台府之高槐物處陰而自慘奚厥聲之可哀秋
日悽悽兮感時逝之若頽曷時逝之是感兮感年歲之我催孰知命之不
憂詠梁木之有摧生世忽兮如寓求福貴於不回且明明以在公唯忠謹
之是與佚履道之坦坦登高衢以自棲 晉孫楚蟬賦曰惟大化之廣御
何品數之多名當仲夏之始出據長條而悲鳴翼如羅纏形如枯槁終日
不銜一粒激哀響之煩擾 宋顏延之寒蟬賦曰始蕭瑟以攢吟終嬋媛
而孤別越客發度障之歌代馬懷首燕之信不假裝於范冠豈鏤體於人
爵折清飈而不淪團高木以飄落 隋盧思道聽鳴蟬詩曰此聽悲無

極羣嘶玉樹裏迴噪金門側長風送晚聲清露供朝食晚風朝露實多宜
秋日高鳴蟬獨見知輕身蔽數葉哀鳴抱一枝流亂罷還續酸傷更合離
蹙聽別人心即斷才聞客子淚先垂故鄉已迢忽空庭正蕪設一夕復一
朝坐見涼秋月河流帶地從來嶮峭路于天不可越紅塵早弊陸生衣明
鏡空悲潘掾髮長安城裏帝王州鳴鍾列鼎自相求西望漸臺臨太液東
瞻甲觀拒龍樓說客恒持小冠出越使常懷寶劍遊學仙未成便尚主尋
源不見已封侯富貴功名本多豫繁華輕薄盡無憂詎念嫫姚嗟木梗誰
憶闌單倦土牛歸去來青山下秋菊離離日堪把獨焚枯宴林野終成獨
校子雲書何如還驅少遊馬晉郭璞蟬贊曰蟲之精絜可貴惟蟬潛
蛻棄歲飲露恒鮮萬物皆化人胡不然 梁昭明太子蟬贊曰茲蟲清絜
惟露是餐寂寞秋序咽嘶夏闌定伊不美曜彼華冠

蠅

爾雅曰蠅醜扇好搖翅也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韓
子曰以骨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呂氏春秋曰以狸致鼠以冰

致蠅 焦贛易林曰腐肉所在青蠅集聚辨別白黑敗亂邦國 漢書曰

成帝建始中有青蠅垂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公卿已下朝會坐

又曰昌邑王賀夢青蠅之矢積階西東可五六石以問龔遂曰陛下在側

讒人衆多願皆放逐之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 楊子法言曰或問蒼蠅

紅紫蒼蠅間平白黑紅紫謝承後漢書曰郭諒師事杜喬李固之誅詣闕上

書乞收斂不聽因往守視其喪扇護蠅蟲 又楊章為杜喬所辟為平原

令棄官還聞固喬曝尸星行赴雒著弊衣赤憤守其屍驅護蠅蟲天子嘉

其忠義聽殯斂之 魏略曰王思性急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

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踏壞之 虞翻別傳曰翻放逐南方

自恨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

知己者足以不恨 益部耆舊傳曰嚴遵為揚州刺史行部聞道旁女子

哭聲不哀問之云夫遭燒死遵勅吏輿屍到令人守屍曰當有物自往吏

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 異苑曰晉明帝

常欲肆眚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于筆端有

頃皆出帝竊異焉令人尋之即蠅所集處輒傳有赦喧然必徧賦晉傳咸青蠅賦曰幸從容以閑居且遊心於典經覽詩人之有造刺青蠅之營營無纖芥之微用信作害之不輕既反白而爲黑恒懷蛆以自盈穢美厚之鮮絜虫嘉肴之芳馨滿堂室之薨薨孰閨寓之得情書漢張敞書曰夫蒼龍非不神不能白日升天飄風雖疾不以霖雨不能揚塵故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騏驎之髮乃騰千里之路論後漢班固難庄論口衆人之逐世利如青蠅之赴肉汁也青蠅嗜肉汁而忘溺死衆人貪世利而陷罪禍

蚊

爾雅曰蚊鷓母俗語此鳥常吐蚊故名蚊母大戴禮曰聖人有國蠱蟲不食天駒晏子曰景公謂晏子曰天下有極小乎對曰有蠱巢於蚊睫再乳而飛蠱不爲驚名曰焦螟列子曰江浦之間生麼虫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卑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見離朱子羽方晝拭背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師曠方夜擗耳俛首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崆峒之上

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倏以神視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以有形涉神明之境嵩山未足喻其巨以有聲涉空寂之域雷霆之音未足喻其大東方朔傳曰郭舍人曰願問朔一事朔得臣願榜百朔窮臣當賜帛曰客從東方來歌謳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墻游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桓桓死者攘攘格鬪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烟爲掌指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蠱舍人辭窮當復脫揮莊子曰肩吾見狂接輿接輿曰中何以語汝肩吾曰以已出仁義民孰敢不聽而化接輿曰是欺德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又曰由天之道觀惠施之能其一蚊之勞者耶又曰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蠱嗜膚則通宵不寐矣鵠冠子曰夫蚊蠱墜乎千仞之谿乃始翱翔而成其容孫卿子曰空中有人名曰鮫蚊蠱之聲聞則挫其精淮南子曰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蚊蠱適足以翾神異經曰方蚊翼下有小飛虫焉生九卵復成九子飛而俱去蚊遂不知續搜神記曰吳舍人名猛小兒時在父

母膝下夏日多蚊蝨而終不搖扇有同宿人覺問其故荅云懼蚊蝨去嗜我父母耳 蕭廣濟孝子傳曰展勤少失父與母居傭作供養天多蚊臥母床下以身當之 漢書曰中山靖王朝天子置酒聞樂而泣問其故靖王對曰臣聞衆煦漂山聚蚊成雷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論衡曰世稱南陽卓公爲緱氏令蝗蟲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同類能相知心然后慕服蝗虫蚊蝨之類也何能知卓公之化乎使賢者處於深野之中蚊蝨不入其舍乎 晉傳選蚊賦曰水與草其漸茹育茲孽而蚊 喙味銳於秋毫刺鋸利於芒錐無胎卵而化孕生博物翼而能飛肇孟夏以明起迄季秋而不衰衆繁熾而無數動羣聲而成雷肆慘毒於有生廼食膚體以療飢妨農功於南畝廢女工於杼機

蜉蝣

爾雅曰蜉蝣渠略作天牛而有角而說文曰秦晉之間謂之渠略 又曰蠓虫也一名蜉蝣蓋朝生暮死 廣志曰蜉蝣可燒啖美於蠓蜉蝣在水中翕然

生覆水上尋死隨流 大戴禮夏小正曰五月蜉蝣有殷殷衆也 毛詩曰蜉蝣掘閱麻衣如雪 詩疏義曰樊光云是糞中虫陰雨而爲之朝生夕死 淮南子曰龜三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人以數離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而泣以益之也 賦 晉傅咸蜉蝣賦曰有生之薄是曰蜉蝣育微微之陋質羗采采而自修不識晦朔無意春秋取足一日尚又何求戲停淹而委餘何必江湖而是遊

蛺蝶

列子曰鳥足之葉爲胡蝶 莊子曰昔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胡蝶之爲周與胡蝶必有分矣此謂物化 詩 古詩曰胡蝶胡高飛暮宿桑樹間 梁簡文帝詠蛺蝶詩曰空園暮烟起逍遙獨未歸翠鬣藏高柳紅蓮拂水衣復此從風蝶雙雙花上飛寄語相知者同心終莫違 梁徐防賦得蝶依草詩曰秋園花落盡芳菊數來歸那知不夢作眠覺也恒飛

螢火

爾雅曰螢火即炤 廣雅曰景天螢火磷也 呂氏本草曰螢火一名夜
照一名熠燿一名救火一名景天一名據火一名挾火 禮記曰季夏之
月腐草為螢飛蟲螢火也 毛詩曰町疃鹿場熠燿宵行 續晉陽秋曰
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日用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
日焉 **詩** 梁簡文帝詠螢詩曰本將秋草并今與夕風輕騰空類星墮拂
樹若花生井疑神火照簾似夜珠明 梁元帝詠螢火詩曰著人疑不熱
集草訝無烟到來燈下暗翻往雨中然 陳楊縉賦得照映秋螢詩曰秋
窓餘照盡人暗早螢來忽聚還同色恒燃詎落灰飛影黃金散依帷縹帙
開含明自不息夜月空徘徊 **賦** 晉傅咸螢火賦曰余曾獨處顧見螢火
熱以自照而為之賦潛空館之寂寂意遙遙而靡寧夜耿耿而不寐憂悄
悄以傷情感詩人之攸懷覽熠燿於前庭不以姿質之鄙薄欲增暉乎太
清雖無補於日月期自竭於陋形不進競於天光退在晦而能明諒有似
於賢臣於疏外而盡誠假乃光而爾賦庶有表乎忠貞 晉潘安仁螢火
賦曰嘉熠燿之精將與衆類乎超殊東山感而增歎行士慨而懷憂翔大

陰之玄昧抱夜光以清遊頻若飛焱之宵逝慧如星移之雲流動集灑揚
灼如隋珠熠燿熒熒若丹英之照葩飄飄頰頰若貪流之在沙歎湛露於
曠野庇一葉之垂柯無于欲於萬物豈顧恤於網羅 **贊** 晉郭璞螢火贊
曰熠燿宵行蟲之微公出自腐草烟若散漂物之相煦孰知其陶

蝙蝠

爾雅曰蝙蝠服翼 方言曰蝙蝠自關東謂之伏翼或謂之飛翼或謂之
仙鼠 吳氏本草曰伏翼或生人家屋間立夏後陰乾治目冥令人夜視
有光 春秋運斗樞曰行失瑤光則伏翼兩頭並翔廣江淮山瀆之祠則
蛭光明伏翼九足 孝經援神契曰道德遺遠蝙蝠伏匿故夜食 玄中
記曰百歲伏翼色赤止則倒懸于歲伏翼色白得食之壽萬歲 吳婁縣
記曰太湖東邊別小山名山洞庭有三穴中有大蝙蝠如鳥拂救人火
臨海記曰黃石山泄水東南五峴路口有鍾乳穴中伏翼大如鵝鴨 **賦**
魏陳王曹植蝙蝠賦曰吁何姦氣生茲蝙蝠形殊性詭每變常式行不由
足飛不假翼明伏暗動盡似鼠形謂鳥不似二足為毛飛而含齒果不哺

殿空不乳子不容毛羣斥逐羽族下不蹈陸上不馮木

叩頭蟲

異苑曰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呪令叩頭又呪吐血皆從所教如似稽顙故俗呼為叩頭蟲賦晉傅咸叩頭蟲賦曰蓋齒以剛克而盡舌存以其能柔強梁者不得其死執雌者物莫之讐無咎生於惕厲悔恠來亦有由仲尼唯諾於陽虎所以解紛而免尤韓信非為懦兒出胯下而不羞何茲蟲之多畏人纔觸而叩頭犯而不校誰與為仇人不我害我亦無憂彼螳螂之舉斧豈患禍之能禦此謙卑以自牧乃無害之可賈將斯文之為貴貴不遠而取譬雖不能觸類是長且書紳以自示旨一日而三省恒跼蹐以祗畏然後可以蒙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蛾

爾雅曰蛾羅蚕蛾也說文曰蛾蚕化飛蟲也 廣志曰有蚕蛾有天蛾凡草木虫以蛹化為蛾甚衆 淮南子曰食桑有絲曰蛾駮漢書曰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 古今注曰蛾飛廣五六丈 洞林曰東中郎

參軍周稚琰封蚕蛾令吾射之 符子曰不安其昧而樂其明是猶夕蛾去暗赴燈而死也賦晉支曇諦赴火蛾賦曰悉達有言曰愚人貧身如蛾投火誠哉斯言信而有徵也翔無常宅集無定栖類聚羣分塵合電分因温風以舒散乘遊氣以徘徊於是朱明御節時在盛陽天地鬱蒸日月昏茫燭曜庭宇燈朗幽房紛紛羣飛翩翩來翔赴飛焰而體焦投煎膏而身亡

蜂

爾雅曰蜂醜蝮也其土蜂在地中木蜂在樹上廣雅曰范蜂也 禮記曰邠人有其兄死而不為縗者聞子臯將為邠宰遂為縗邠人曰蚕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子臯為之縗 春秋潭潛巴曰朝有大蜂武士中蜂赤強黑不梁蜂有刺毒以扞難武韓詩外傳曰以稷蜂不螫而社鼠不燠非以稷蜂社鼠之神也其所託者然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自輔 楚辭曰玄蜂若壺 博物志曰人家養蜂以木為器開小孔以蜜塗器捕取三兩蜂內器中宿昔蜂飛出將伴來作蜜多少隨歲豐儉 葛仙

翁別傳曰仙公與客對食客曰食畢當請先作一音戲食未竟仙公曰諸君得無邑邑欲見乎即吐口中飯盡成飛蜂滿屋或集客身莫不震肅但自不螫人耳良久仙公乃張口見蜂皆飛還入口中成飯食之抱朴子曰雞有搏埶之雄雉有擅澤之驕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人相投御亦是耳

梁簡文帝詠蜂詩曰逐風從汎漾照日乍依微知君不留巧銜花空自飛

晉郭璞蜜蜂賦曰嗟品物之蠢蠢惟貞虫之明族有叢瑣之細蜂亦策名於羽屬近浮遊於園薈遠翱翔乎林谷爰翔爰集蓬轉颺迴紛紜雪亂混沌雲頽景翳耀靈響迅風雷爾乃眩援之雀下林天井青松冠谷赤蘿繡嶺無花不纏無陳不省吮瓊液於懸峰吸赧津平晨景於是迴鶩林篁經營堂窟繁布金房疊構玉室咀嚼華滋釀以爲蜜自然靈化莫識其術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潤髓滑蘭香百藥須之以諧和扁鵲得之而術良爾乃察其所安視其所託恒據中而虞難營翠微而結落徽號明於羽族闡衛固乎管籥誅戮峻於鉄鉞招徵速乎羽檄集不謀而同期動不安而齊約

蟋蟀

爾雅曰蟋蟀蜚也 方言曰楚謂蜻蛉爲蟋蟀或謂之蜚南楚謂之王孫即趣織也 禮記曰季夏之月蟋蟀居壁 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斯螽莎雞之類世謂之蜻蛉 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 詩義疏曰蟋蟀似蝗而小正黑目有光澤如漆有角翅幽州人謂之趣織督促之言也里語趣織鳴嬾婦驚京房占曰七月建申律爲夷則蟋蟀鳴

晉盧諶蟋蟀賦曰何茲虫之資生亦靈和之攸授享神氣之公蒞體含容之微陋嗶嗶咧咧翱翔俟日月之代謝知時運之幹遷

尺蠖

爾雅曰蠖尺蠖 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晏子曰弦章謂景公曰尺蠖食黃即身黃食蒼即身蒼

宋鮑照尺蠖賦曰智哉尺蠖觀機而作伸非向厚詘非令薄當靜泉渟遇躁風驚起軒輻以曠跨伏累氣而併形故身不豫託地無前期動靜就觀於物消息各隨乎時從方而應何慮何思

贊 晉郭璞尺蠖贊曰貴有可賤賤有可珍嗟茲尺蠖體此屈申論配

龍蛇見歎聖人

蟻

爾雅曰壘打螳赤駁蟻有翅其子蚍蟻山海經曰朱蟻其狀如蟻蚍在崑崙墟 禮記曰暇修蚍醢 大戴禮曰十二月玄駒賁玄駒者蟻

也賁者走於地中也 枹朴子曰蟻有兼弱之智 又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碁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右轉故日月實

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隨磨左廻焉 齊諧記曰當陽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

見有一蟻著一短蘆走一頭廻復向一頭甚遑遽昭 之曰此畏死也欲取著船中人罵此是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踰殺之昭意甚憐此蟻中夜

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云僕不恒墮江慙君濟活僕是蟲王君若有急難之日當見告語後昭之遇事繫獄蟻領羣蟻穴獄昭遂得免 管子

曰栢公北征孤竹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守而有水乃掘遂能水小 焦貢易林曰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相集 又曰蚍蜉戴留不

上山却推蹶頓乃傷其顏 吳錄曰九真移風縣有土赤如膠人視土知蟻因墾以木枝其中則蟻緣而生漆堅凝如螳螂子蟬蛸折漆以染堅凝

絮其色正赤所謂赤絮則此膠也 廣志曰有飛蟻有木蟻古曰玄駒者也又有黑黃大小數種 博物志蟻知將雨 符子曰東海有鼇焉冠蓬

萊而游於滄海騰躍而上則干雲沒而下潛於重泉有紅蟻者聞而悅與羣蟻相要乎海畔欲觀鼇之行月餘未出羣作也數日風止海中隱淪如

出其高槩天或游而西羣蟻曰彼之冠山何異乎我之戴粒也逍遙壤封之巔歸服乎窟穴之下此乃物我之適自已而然我何用數百里勞形而

觀之乎 異苑曰栢謙字敬祖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乘其裝馬從岳中出精光耀日遊走宅上數百為羣部障拍麾更相撞刺馬

既快人亦便能緣机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害輒來聚力所遽還入穴蔣山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

在窟中謙後誅滅 賦 晉郭璞蚍蜉賦曰惟洪陶之萬殊賦羣形而遍灑物莫微於昆蟲屬莫賤乎螻蟻淫淫奕奕交錯往來行無遺迹驚不動埃

迅雷震而不駭激風發而不動虎賁比而不懼龍劍揮而不恐乃吞舟而
是制無小大與輕重因無心以致力果有象乎大勇出奇膠於九真流頰
液其如血飾人士之喪具在四隅而交結濟濟國之窮師由山東之高垤
感萌陽以潛出將知水而封穴伊斯蟲之愚昧乃先識而似恣

蜘蛛

爾雅曰蜘蛛蝥北燕謂之毒蝥齊人呼杜公江東呼蝥蝥又曰蠪蛸長崎又曰土蜘蛛在土布
者草蜘蛛絡罽毛詩曰蠪蛸在戶長廣志曰草蜘蛛在草上色青上蜘蛛
在地上春行草間秋系在草有在器下有以絲於籬壁間緣壁捕蠅者長
脚在壁屋為絡者則 爾雅曰長崎毛詩之蠪蛸也 異苑曰陳都殷家
養子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猶來往不絕心患昏錯其母深察焉
後夕見大蜘蛛緣床就琅便宴爾怡悅毋取而殺之琅性理遂解 焦貢
易林曰未濟之蠱蜘蛛作網以伺行旅青蠅求膏腴觸我羅城為網所得
死於網國 又曰井之遯蜘蛛南北巡行網罟 符子曰公子重耳奔齊
與五臣游乎大澤之中見蜘蛛而網曳繩執牙而食之公子重耳乃撫僕

之手駐駟而觀之顧其臣咎犯曰此蟲也知之德薄矣而猶役其智布其
網曳其繩執牙以食之况乎人之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網布絡地之繩以
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孰不可謂之人乎咎犯曰公子慎勿言
也君終行之則有邦有嗣也 **賦** 晉成公綏蜘蛛賦曰獨星懸於浮處遂
設網於四隅南連大廡北接華堂左馮廣廈右依高廊吐絲屬絡布網引
網鐵羅絡莫綺錯交張於是蒼蚊夕起青蠅昏歸營營羣衆薨薨亂飛挂
翼繞足翰絲置圍衝突必獲犯者無遺

螳螂

爾雅曰莫蚺螳螂蚺有斧也不過螳螂也其子螳蛸一名博耀方言曰螳螂
謂之髦或謂之丁或謂之羊羊 廣雅曰羊羊吮吮螳螂也 禮記曰仲
夏之月螳螂生 莊子曰螳螂怒臂以拒車轍不知不勝任也是才之美
者也 又曰莊周游雕陵之樊樊蕃睹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
大運寸周扣咸周又頽而集於栗林也咸觸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遊曲
也大目大不觀不觀褰裳攬步疾行執彈而留之睹一蟬而方得美蔭而忘

其身螳螂執臂且將捕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
莊周悚然曰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狼焉而反走虞人逐之 韓詩外傳
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且轉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為
蟲知進而不量力其輕執敵公曰此為天下勇蟲矣迴車避之勇士歸之
焉 禮記曰鄭注云螳螂螬蝟母也 王璿問曰爾雅云莫貉螳螂同類
物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螳螂三河之域謂之螳螂燕趙之際謂之食耽齊
濟以東謂之馬敷然多名其子則同云螬蝟是以注云螳螂螬蝟消母也
賦 晉成公綏螳螂賦曰仰及茂陰俯緣條枝冠角峨峨足翅岐岐尋喬
木而上綴從蔓草而下垂戢翼鷹時延頸鵠望推翳徐翹舉斧高抗鳥伏
虵騰鶴擊隼放俯飛蟬而奮猛臨蟄蛄而逞壯距車輪而軒翥固齊侯之
所尚力有翩翩黃雀舉翮高揮連羽枝幹或鳴或飛覩茲螳螂將以療飢
厲嘴齧翼其往如歸 **贊** 晉郭璞螳螂贊曰螳螂飛蟲揮斧奮臂當轡不
迴可踐不避勇士致斃厲之以義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七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八

祥瑞部上 祥瑞 慶雲 甘露 木連理 木芝 龍 麟

祥瑞

風角占曰福先見曰祥 字林曰禎祥也福也 禮記曰麟鳳龜龍謂之

四靈四靈以為畜則獸不狘 又曰聖王用民必順使無水旱昆蟲之災

民無凶飢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

露地出醴泉山出噐車 山出銀甕丹甕之噐及人象車也 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藪

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

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白虎通曰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

以為王者承天順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

應德而至德及天即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即嘉禾生荳莢起德

至鳥獸即鳳皇翔鸞鳥舞麒麟臻狐九尾雉白首白鹿見德至山陵即景

雲出芝實茂陵出黑丹山出噐車澤出神馬德至淵泉即黃龍見醴泉涌

河出龍圖雉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名珠德至八方即祥風至鍾律調四

夷化越裳來孝道至即蓬蒲出庖厨不挫自扇於飲食清涼助供養也繼嗣平即賓連生於房戶賓連者木名也連累相承故生於房戶象繼嗣也日曆得其分即蕝莢生於階間蕝莢者樹名也月一日一莢生十五日畢至十六日一莢去故夾階而生以明日月也賢不肖位不踰即平露生於庭平露者樹名也官位得其人即生不得其人即死矣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九配得其所子孫繁息也於尾者明後當盛也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者益於民人也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醴泉者美泉也狀如醴酒可以養老嘉禾者大禾也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穗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召周公而問之曰三苗爲一穗意天下其和爲一乎後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矣 春秋演孔圖曰趣作法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

此魯端門血書十三年冬有星孛東方說題曰麟得之月天當有血書端門子夏至期往視逢一即言門有血書往寫之 帛鳥消書出署曰演孔圖 東觀漢記曰光武中元元年上幸長安祠長

陵還洛陽官是時醴泉出於京師郡國飲醴泉者痼疾皆愈獨眇蹇者不差 又曰有赤草生于水涯郡國上甘露降羣臣上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宜命太史撰具郡國所上遂不聽是以史官鮮記焉 又曰章帝元和二年鳳皇三十九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黃龍四青龍黃鵠鸞鳥神馬神雀九尾狐三足鳥赤鳥白兔白鹿白鸞白鵲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華平朱草木連理實日月不絕載於史官不可勝紀 論衡曰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車異朱草醴泉祥風甘露景星嘉禾蓬蒲蕝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馬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班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不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麒麟鳳皇夫儒者之言溢於過實瑞應之物或無失言鳳皇麒麟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徵應恐多不是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風祥露甘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褒之甚也墨子曰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河出錄圖地出乘黃天錫武王黃鳥之旗 呂氏春秋曰凡帝王將興天先見祥昔黃帝祭

天先見大螻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上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
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上青其事則木成湯
之時天先見金刃生八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上白其事則金也
文王時天先見火赤鳥銜丹書集于周社上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
色上赤其事則火 淮南子曰天覆以德地載以樂樂也其時不失其序
日月淑清而揚光 晉中興書曰昔秦始皇東遊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東
南金陵之地有天子氣於是始皇改爲秣陵慙北山絕其勢今建康即秣
陵西北界所慙即建康南淮中也按始皇東遊之歲至孫權僭號四百三
十七年考之年數既不合校之基宇又非倫豈應帝王之符而見兆於上
代乎有晉金行奄君四海金陵之祥其在斯矣且秦政東遊至今五百二
十六年所謂五百年後當有王者也 魏劉劭嘉瑞賦曰乾坤交泰嘉
瑞降靈皓雉呈其潔質素威效其仁形白兔揚其翰耀黃龍耀其神精章
光列之焯耀顯休徵之有成昔聖王之降瑞或卓爾而弗經猶著美於篇
籍貽來業而垂名實明德之所墜宜允納而是丁信無思而不服又何遠

之不寧方將收麒麟於玄圃栖鳳皇於軒櫺舞鸞鳥於中唐聆鸞鸞之
鳴弄萋蒲之華芳翫朱草之丹榮承靈祚而建基垂遐福於億齡超三五
而無儔與泰初乎齊聲 魏何晏瑞頌曰若稽古帝魏武哲欽明文思
肇啓皇基夫居高聽卑乾之紀也靡德不酬坤之理也故靈符頻繁衆瑞
仍章通政辰修玉燭告祥和風播烈景星揚光應龍遊於華澤鳳鳥鳴于
高岡麒麟依于圃籍虺虎類于垠疆鹿之麇麇載素其色雉之朝雝亦白
其服交交黃鳥信我中霄儵儵嘉苗吐穎田疇 表 周王褒上祥瑞表曰
明王孝治岳瀆所以效靈至人澤及風雲以之懸感是以若霧非霧天道
叶至德之符似煙非煙觸石表嘉祥之氣玄黃蕭索之輝丹紫輪囷之狀
豈止唐帝沉璧氣合金方姬后望河形如車蓋

慶雲

孫氏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一曰慶雲非氣非煙五色氛氲謂之
慶雲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 洛書曰蒼帝起青雲扶日

赤帝起黃雲扶日有白雲出自蒼梧入于大梁 尚書中候曰堯沉璧於河白雲起成王觀於河東雲至 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爲人黑色大耳其政和平時則景雲至 春秋合成圖曰堯母慶都蓋大帝之女坐於斗維之野常在三河東南天大雷電有血流潤太石之中生慶都長丈形象太常常爲黃雲覆蓋之茂食不飢年二十寄伊長家無夫出觀三河奄然陰雨風赤龍與慶都合有娠而生堯也 尚書大傳曰俊於時人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卿雲帝乃倡之 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慶雲見嘉氣也 漢書曰高祖遊芒碭山上常有雲氣 又曰武帝封泰山夜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 又曰宣帝祠甘泉紫雲從西北來散於殿前 漢武故事曰上幸梁父祠地上親拜用樂焉其日上有白雲又有呼萬歲者禪肅然白雲爲蓋 魏志曰文帝生時有雲氣青色圓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爲至貴之證 春秋演孔圖曰黃帝之將興黃雲升於堂文命之候玄龍銜雲於陽白雲入房 春秋運斗曰天樞得則景雲出 又曰天子孝則景雲出游 車穎秦書曰

堅立有黃雲五色迴遶臺觀時以爲景雲 宋孝武帝景陽樓慶雲曰非煙非雲曳紫流光懸華曜藻奄鬱臺堂 粵予休明震乎珍祥積慶有文靈貺無彊

甘露

廣雅曰淅淅瀼瀼湛湛泥泥露兒也 山海經曰軒丘鳳卯民食之甘露民飲之 禮記曰聖王所以順而弗悖也天降甘露地出醴泉 鵠冠子曰聖人之德上及大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下 呂氏春秋曰甘露時雨不私一物 又曰伊尹說湯曰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其色若紫論衡曰儒者論甘露言其味甘必然也若甘雨霽而陰翳者謂之甘雨謂水味之甘也 三輔故事曰漢武以銅作承露盤高二丈十圍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欲以求仙也 漢武故事曰承甘露盤仙人掌擎玉杯爲取雲表之露 東觀漢記曰明帝夜夢見先帝太后覺悲不能寐明旦上陵樹葉有甘露上令百官採之 謝丞後漢書曰吳郡陸閔爲潁川太守致鳳皇甘露之瑞 又曰吳郡沈豐爲零陵太守到官一年甘露降泉陵

仙陽五縣流被山林膏潤草木 又曰山陽百里嵩為濟南相甘露降於
郡安帝嘉之徵祥拜大鴻臚 又曰百里嵩為徐州刺史甘露再降廳事
前樹 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但日飲天酒天酒甘露也
漢書曰元康元年甘露降未央宮大赦以甘露連降改年為甘露 白虎
通曰甘露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 五經通義曰和氣津凝為露露從地
生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二十年甘露下日南朱梧積四十五日 魏略
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甘露二十七降 晉中興徵祥說曰王者德至天
氣感而甘露降郡縣甘露七十降譙降肝胎方七十五畝 抱朴子曰何
以知天上不有甘露之淵須太平而灑之地中不有醴泉之源待有道而
涌之耶 孫氏瑞應圖曰甘露者神露之精也其味甘王者和氣茂則甘
露降於草木 一本曰食之令人壽 一本曰耆老得敬則松柏受甘露
尊賢愛老不失細微則竹葦受甘露 **詩** 北齊邢子才應詔甘露詩曰膏
露且漸洽凝液洎於旗草木盡霑被玉散復珠霏誰謂穹昊遠道今若應
機頌 北齊邢子才甘露頌曰歷選列辟逃聽前聞三才易統五運相君

皇極攸序庶類以分乃忠乃敬或質或文其赫矣景命蒸哉上聖大德大
名至道無競川停岳路雲臨水鏡望日齊明瞻天比映其功深微禹業隆
作周英華內積文教外修廣輪四海堤封十洲紫川北注赤水南流其宸
居兩楹恭已萬國聖敬日漸王猷允塞禮有大成樂無慙德用天之道順
帝之則騏政平民豫歲稔時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風輪踉漢毛舟沉河
王龜出沼鳴鳳在阿琪休徵屢動感極迴天流甘委素玉潤冰鮮蜜房下
結珠琲上懸布濩林野灑散旌旃其日月已明宇宙已廓鼓缶成詠挹水
為樂以為玄黃猶參沃若取慰天壤用忘溝壑其魏陳王曹植露盤頌曰
明帝鑄承露盤莖長十二丈大十圍上盤徑四尺下盤徑五尺銅龍繞其
根龍身長一丈背負兩子自立於芳林園甘露仍降使王為頌銘 **詔** 魏
明帝與東阿王詔曰昔先帝時甘露盤以來甘露仍降芳林園仁壽殿前
表 晉范汪在東陽郡表曰瑞日所統長山諸縣林中木葉上朝有凝露
其味如蜜夕乃溜地耆老咸謂甘露 **議** 蔡謨荅蘭臺議曰被符宣令賀
甘露至不朝者天雨不朝禮也今不朝則不應賀 **晉** 翟鏗啓庾翼述

甘露曰甘露降學堂柳樹與幹吏共嘗味極甜宜表賀翼荅曰甘露自古佳祥而頃天下多故何以致此且其味尚薄未知瑞應否而近得一白兔尚羸小且養之并上

木連理

瑞應圖曰木連理王者德化洽八方合為一家則木連理一本曰不失小民心則生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於草木則木連理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時則松栢為常生 京房易傳曰木同本異枝其君有慶鄰邑來附者吉木生於君屋上及朝廷其君聖子木王而有實其國有慶木生於城脅一圍以上長數丈此謂城強其君大昌 東觀漢記曰安帝延和三年衛縣木連理又其年定陵縣木連理 袁山松漢書曰建和二年河東木連理 魏略曰文帝嗣立為魏王是歲天下奏醴泉涌木連理 于寶晉紀曰武帝自咸寧三年至太康元年木連理八生 晉中興徵祥說曰王者德澤純洽八方同一則木連理連理者仁木也或異枝還合或兩樹共合建元元年木連理四一生膏山一生武昌一生汝陰一

生汝陽泰興元年又生武昌 **頌** 湛方生木連理頌曰相彼神奇遠見禎祥同根連柯本枝俱昌皇基增構靈祚惟長運隆周室道均三王丕顯奕世依風載揚 **表** 晉范甯為豫章郡表曰永修公國相萬主解列到縣巡行邑治縣西北出二里有林中兩桐樹下根相去一丈上枝相去丈八連合成一

木芝

爾雅曰菌芝也 說文曰芝神草也 本草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黃芝一名金芝白芝一名玉芝黑芝一名玄芝紫芝一名木芝 瑞應圖曰芝英者王者親延耆養老有道則生 離騷曰采三秀兮於山澗芝也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於草木則芝草生 又曰善養老則芝茂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得陵出黑芝 漢書曰武帝元封六年詔曰甘泉宮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作芝房之歌 又曰宣帝神雀元年金芝九莖產於涵德殿銅池中 淮南子曰巫山之上從風縱火紫芝與蕭艾俱死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之仙上藥有大真紅

芝草 東觀漢記曰光和四年郡國上芝英 續漢書曰章帝建初五年零陵獻芝草 論衡曰建初三年零陵泉陵縣女子傳宅内生芝五本長者尺四寸短者七八寸莖葉紫色蓋紫芝也太守沈豐遣門下掾奉獻皇帝悅懌賜錢衣詔會公卿國上計吏皆以芝草告示天下 古今注章帝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建初五年芝出潁川常以六月中生一葉五歲五重春青夏紫秋白冬黑色十月後黃氣出上尺五寸 仲長子曰哀帝時有異物生於長樂宮延年廐後東廡樹及永巷南園合歡樹議者以爲芝草 抱朴子曰芝有石芝木芝草芝肉菌芝各有百許種如水精得而未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升得千歲 又曰石桂英芝名生岩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木芝者松脂淪地千歲化爲茯苓萬歲其上有小木狀似蓮葉其名曰木威食之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焦帶之辟兵 又曰七明九光芝皆石也生臨水之高山石崖之間狀如盤椀不過徑尺以還 又曰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額下有丹書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足畫地即爲流水帶其左手

於身辟兵若敵人射已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 又曰青雲芝生於名山之陰大青石間青蓋三重上有雲氣覆之味辛甘以陰乾食之令人壽千歲不老能乘雲通天見鬼神 又曰黃龍芝生於神山之中狀如黃龍味辛甘以四時採陰乾治日食一合壽萬年令人光澤 又曰金蘭芝生於名山之陰金石之間上有水蓋莖出入秋旬求之飲其中水壽千歲耳目聰明 又曰龍仙芝狀似升龍之類葉爲鱗其根則如蟠龍服一株則壽千歲 又曰紫朱芝其莖黃其葉赤其實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枚輒相連而垂如貫珠也 又曰朱草芝九曲曲有三葉三實 又曰行山中見小人乘馬車長七八寸者肉芝生取服即仙 又曰蒼山岑石之中赤雲芝下狀如人豎豎如連鼓其色如澤以夏採之陰乾食之令人乘雲能上天觀見八極通見神明延壽萬年 又曰月芝生於名山之陰崑崙之山大谷源泉金石之中 又曰山芝者韓終所食也與天地相極延年壽通神明矣 又曰火芝常以夏採之葉上赤下莖青赤松子服之常在西王母前隨風上下往來東西 又曰人芝生名山之陰青蓋白莖乾治食日

半合則使人壽入水可久也 又曰月精芝秋生山陽石上莖青上赤味
辛苦盛以銅物十月食之壽萬歲 又曰黑芝生於山之陰大谷中白蓋
赤莖味甘秋採之陰乾日食令人身輕齒堅與天地無極 又曰火芝生
於名山之陽其色黃澤大如車蓋 又曰金芝生於金石之中青蓋莖味
甘辛以秋取陰乾治食令人身有光壽萬歲 又曰萬年芝令人不老延
年九千 又曰夜光芝出於名山之陰大谷源泉中金石間上有浮雲翔
其上有五色有目如兩日 又曰白雲芝生於名山之陰白石上有白雲
覆之白蓋二重味辛甘小苦以秋採之陰乾治食令人身輕齒堅 又曰
金芝生於山無蓋青莖陰乾治食日一合不中風雷令人色光澤也 又
曰雲母芝生於名山之陰青蓋赤莖味甘以季秋竹刀採之陰乾治食使
人身光壽千萬歲醮以牛脯 又曰華芝生於名山之陽及出中央山大谷
源泉水中赤蓋白莖上有兩葉三實 又曰鬼芝青蓋長莖陰乾屑之日
食五合所見神明令人長生 **青** 梁庾肩吾芝草詩曰踟躕玩芝草淹留
攀桂叢桂叢方偃蹇芝葉正玲瓏如龍復如馬成闕復成宮黃金九華發

紫莖六英通隱士蒼山北神仙海穴東隨丹聊變水獨搖不須風 **黃** 魏
繆襲神芝贊曰青龍元年神芝產于長平之習陽其色丹紫其質光耀其
長尺有八寸五分其本圍三寸有三分上別為三幹分為九枝散為二十
六莖圍則一寸九分葉徑二寸七分其幹洪纖連屬有似珊瑚之形其吐
柯載葉祥明蠲絜考圖案謀蓋美乎所同於前代者矣 古瑞命記曰王
者慈仁則芝生採食之則延年不終與真人同又神農氏論芝云山川雲
雨五行四時陰陽晝夜之精以生五色神芝皆為聖王休祥焉自漢孝武
顯宗世號隆盛而元封永平所紀神芝方斯茂如也且其枝幹條莖本末
相承乃協于天官之數非神明其孰為此哉推其類象則蕈莖之植階庭
蕙蒲之生庖屢視四靈矣乃詔御府匱而藏之且畫其形遂以名園為之
贊曰帝德允臻厨不難致煌煌神芝吐葩揚榮曩披其圖今握其形永章
遐紀載之頌聲

龍

瑞應圖曰黃龍者四龍之長四方之正色神靈之精也能巨細能幽明能

短能長乍存乍亡王者不漉池而漁則應和氣而遊於池沼 又曰舜東
巡狩黃龍負圖置舜前 又曰不衆行不羣處必待風雨而遊平青氣之
中遊乎天外之野出入應命以時上下有聖則見無聖則處 龍魚河圖
曰天授元始建帝號黃龍負圖從河中出付黃帝帝令侍臣寫以示天下
又曰黃龍從洛水出詣虞舜鱗甲成字令左右寫文竟龍去 河圖曰舜
以太尉即位與三公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舜前以黃玉爲柙玉檢金繩
芝爲泥章曰天黃帝符璽 尚書中候曰舜沉璧於河榮光休至黃龍負
卷舒圖出入壇畔 又曰河龍圖出雒龜書威蠃負書而也威則赤文像字以授軒
轅 詩含神霧曰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漢皇後赤龍感女媧劉季興
也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水泉則黃龍見者君之象也 又曰左契曰天子
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 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
人五色無主禹曰吾受命於天竭力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何憂龍哉龍俛
而去 史記曰高祖常從王媪武貰酒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
又曰黃帝土德黃龍見夏木青龍生於郊 漢書曰文帝十五年春黃龍

見成紀上乃詔議郊祀 又曰宣帝甘露九年黃龍見新豐囚改年應之
周公沉璧青龍銜出玄甲圓 東觀漢記曰黃龍見於河馮異勸上即位
上曰我昨夜夢見赤龍上天覺寤心中動悸異等賀曰此天命發於神明
又曰章帝元和二年黃龍四見 又曰安帝延光三年黃龍見歷城又見
諸縣 古今注曰高祖五年黃龍見華陽池十餘日九年又見長安五鳳
四年黃龍出廣漢甘露元年黃龍見新豐二年龍見上郡騰躍五色升天
丞相以下上壽章帝建初三年黃龍見汝南項氏田廬中長五丈餘高二
丈光耀廬舍及樹皆黃 哀帝永元十年黃龍見潁川定陵民家井中色
黃目如鏡又見巴郡宕渠草木色皆黃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黃
龍十三見明帝鑄銅黃龍高四尺置殿前 魏志曰漢嘉平五年黃龍見
譙光祿大夫喬玄大史令單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當復見
內黃殷登嘿記之四十五年登尚在黃龍此時見譙登曰單颺之言其驗
茲乎 又曰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
觀龍於是改摩陂爲龍陂 吳志曰黃龍元年樊口武昌並言黃龍見孫

權即位改年為黃龍孫休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果立為帝而無後 又
孫權潘夫人父為吏坐法死夫人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
娠夢有以龍頭授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 漢晉春秋曰青龍三年七
月曹叡崇華殿災時郡國有龍九見故改曰九龍殿 晉中興書曰孝武
太后李氏以微賤入為會稽王宮人夢兩龍抗膝入懷太祖異而召之生
烈宗 沈約宋書曰太史奏西方有天子氣時太祖為宜都王鎮荊州後
入纂大位在道有黑龍躍出負上所乘舟左右皆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
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 魏劉劭龍瑞賦曰太和七年春
龍見摩陂行自許昌親往臨觀形狀瑰麗光色燭耀侍衛左右咸與觀焉
自載籍所紀瑞應之致或翔集于邦國卓犖于要荒未有若斯之著明也
惟殷眺之舊式乃展義而省方皇輿發於洛邑遂巡幸于許昌憲宸極之
天居建正殿以當陽有蜿之龍來游郊甸應節合義象德效仁煥若羅星
蔚若翠雲光舄弈以外照水清景而內分聖上觀之無射左右察之既精
聊假物以擬身忽神化而無形昔太昊之初化首帝德以表名暨明后之

隆盛又降見以揚聲惟珍獸之玄真實殊異於四靈信應龍之道揚
將天飛於泰清 表 魏陳王曹植表曰臣聞鳳皇復見鄴南黃龍雙出於
清泉聖德至理以致嘉瑞將栖鳳於林囿龍於池為百姓旦夕之觀也

麟

孫氏瑞應圖曰一角獸者六合同歸則至 一本曰天下太平則至 春
秋運斗樞曰機星得其所則麒麟生和平合萬民 春秋感精符曰麟一
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剝胎不剖卵則出於郊 一本曰德及幽隱
不肖斥退賢者在位則至明於興衰武而仁仁而有慮禽獸有罔非時
張獵則至 一本曰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乃見 孝經援神契曰德
至鳥獸則麒麟臻 尚書中候曰帝軒提像配永修機 觀永長修從也黃帝
以長從升 麒麟在囿鸞鳳來儀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麒麟
在郊 鵠冠子曰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 孫卿
子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麟在郊野 春秋繁露曰恩及羽蟲則麒
麟至張網焚林則麒麟去 說苑曰帝王之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

為畜治平則至矣麒麟糜身牛尾圓頭一角含信懷義音中律呂步中規
矩擇土而踐彬彬然動則有容儀 漢書曰終軍從上幸擁獲白麟一角
五蹄又得奇木支旁出輒復合上異之 毛詩義疏曰麟麇身馬足牛尾
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王者至仁則出 東觀漢記曰章帝
時麟五十一見又安帝三年潁川上言麟見 蔡邕月令章句曰凡麟生
於火遊於土故修其母致其子五行之情性也視明禮修則麒麟見 王
隱晉書曰咸寧五年白麒麟見平原 又曰泰始元年白麟見羣獸皆從
改年曰麟嘉 涼州記曰呂光時張掖金澤有麟見羣獸皆從改年麟嘉
頌 吳薛綜麟頌曰懿哉麒麟惟獸之伯世平覲景否則戢足德以衛身
不布牙角委體 大吳以昭遐福天祚聖帝永享萬國 **贊** 晉郭璞麟贊曰
麟惟靈獸與麇同體智在隱蹤仁表不抵孰為來哉宣尼揮涕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八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九

祥瑞部下

- 鳳皇 鸞 比翼 烏 雀 鸞 鳩 雉 馬
- 白鹿 狐 兔 騶虞 白狼 比肩獸 龜
- 魚 鼎

鳳皇

瑞應圖曰鳳皇者仁鳥也雄曰鳳雌曰皇王者不剝胎剖卵則至 山海
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
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 孝經援神契
曰德至鳥獸鳳皇翔 禮斗威儀曰君棄土而王其政太平鳳皇集於苑
林 尚書中候曰堯即政七十載鳳皇止庭巢阿閣謹樹 又曰帝舜云
朕惟不又百獸鳳晨 百獸率舞鳳皇司晨鳴也 尚書考靈耀曰通天文者明審地理者
昌明者天之時也昌者地之財也明王之治鳳皇下之 春秋感精符曰
王者上感皇天則鸞鳳至 春秋合成圖曰黃帝遊玄扈維水上與大司
馬容光等臨觀鳳皇銜圖置帝前帝再拜受圖 玄扈石室 春秋元命苞曰火萬

為鳳皇銜書遊文王之都故武王受鳳書之紀 春秋運斗樞曰天樞得則鳳皇翔 樂動聲儀曰鎮聲不逆行則鳳皇至 樂汁圖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皇至冠類雞頭鸞喙蛇頸龍形鱗翼魚尾五采不啄生蟲楚辭曰獨不見鸞鳳之高翔大皇之野循四極而周廻見盛德而後下孫卿子曰詩曰鳳鳥啾啾其翼若竿其聲若簫有皇有鳳樂帝之心此聖不蔽福也 又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鳳在列樹 韓子曰昔者黃帝合鬼於西大山鳳皇覆上作為瀆角 淮南子曰昔者二皇鳳至於庭二皇伏犧神農三代鳳至於門三代堯舜禹也周室鳳至於澤德彌澆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 韓詩外傳曰黃帝即位施聖恩承大明一道修德唯仁是行字內和平未見鳳皇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鸞頤而雞喙首戴德頸掛義背負仁心入信翼挾義足履正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色備舉黃帝曰於戲允哉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帶黃紳戴黃冠齊于殿中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

止帝東園集梧樹食竹實沒身不去 漢書曰昭帝元始三年鳳皇集東海遣使祠其處 又曰宣帝幸河東之明年春鳳皇集投栩於所集處得玉寶乃下詔赦天下 又曰鳳皇集上林乃立鳳皇殿以答嘉瑞 又曰幸甘泉郊泰時改元曰五鳳 又曰本始元年鳳皇集膠東十四年鳳皇集北海地節二年鳳皇集魯群鳥從之詔曰威鳳為寶神爵四年鳳皇十一集杜陵 又曰祠帝后土鸞鳳翔翔又集長樂宮東園樹上飛下至地文章五色吏民並觀之 東觀漢記曰光武生於濟陽先是鳳皇集濟陽故宮皆盡曰鳳皇聖瑞始於此 又曰建武十七年鳳皇出高八尺九寸毛羽五采集潁川群鳥從之蓋地數頃章帝時鳳皇百三十九見安帝延光三年鳳皇集濟南臺丞霍穆舍樹上賜帛各有差 琴操曰周成王時天下大治鳳皇來舞於庭成王乃援琴而歌曰鳳皇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威靈 吳曆曰太元元年有鳥集苑中似鴈高足長尾毛羽五色咸以為鳳皇改元為鳳皇元年 異苑曰東莞劉穆之字道民素居京口晉隆安中鳳皇集其庭相人韋敷謂之曰子必協贊大猷 晉顧凱之鳳賦

曰望太清以抗思誕儀鳳之逸群稟鷄火之靈曜資和氣之煙煴允雞喙而鷺領頸蛇蜿而龍文勵歸昌於漢陽發明乎聖君荷義躡正雞峙鴻前比翼交揮五光備宣與八風而降時雨音中鍾律步則規矩朱冠赫以雙翹靈質翹其高舉歷黃冠於招搖陵帝居之懸圃頌吳薛綜鳳頌曰猗歟石磬金聲玉振先王搏拊以正五音百獸翔感儀鳳舞麟在昔堯舜斯磬乃臻宗廟致敬乃肯來顧替揚聖德上下受祚贊晉郭璞鳳鳥贊曰鳳皇靈鳥實冠羽群八象其體五德其文附翼來儀應我聖君

鸞

說文曰鸞赤神靈之精也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周成王時氏羌獻焉 山海經曰女床之山有鳥其狀如翟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 孫氏瑞應圖曰鸞鳥鳳皇之佐鳴中五音肅肅雍雍嘉則鳴舞人君行步有容進退有度祭祠有禮親疎有序則至一木曰心識鍾律鍾律調則至至則鳴舞以和之 春秋運斗樞曰天樞得鸞鳥集 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官守以賢舉則鸞在野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鸞鳥舞

詩含神霧曰德化充塞照潤八冥則鸞臻也 尚書中候曰黃帝鸞鳥來儀 又曰周公歸政於成王太平制禮鸞鳥見 海外經曰軒轅之國清沃之野鸞鳥自歌 漢書曰宣帝祀后土鸞鳳翱翔又集長樂宮東園樹園 抱朴子曰崑崙圖曰鸞鳥似鳳而白纓聞樂則蹈節而舞至則國安寧 東觀漢記曰王阜為重泉令鸞鳥集止學廳阜使掾汝壘為張雅樂擊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翱翔縣庭留十餘日乃去贊晉郭璞鸞鳥贊曰鸞翔女床鳳出丹穴拊翼相和以應聖哲擊石靡詠韶音其絕

比翼

山海經曰有鳥其狀如鳧一翼一目得乃飛名曰鸞色青見則大水 爾雅曰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曰鸞鳥 瑞應圖曰比翼鳥者王者德及高遠則至一本曰王者有孝德則至贊晉郭璞比翼鳥贊曰鳥有鸞鸞似鳧青赤雖云一質氣同體隔延頸離鳴翻能合翮

鳥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白鳥下 禮斗威儀曰江海不揚波東海輸

之蒼鳥 又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南海輸以蒼鳥 尚書緯曰火者陽也鳥者有孝名武王卒成大業故鳥瑞臻 尚書中候曰周太子發渡孟津有火自天止於王屋為赤鳥 又曰有火自上覆於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 春秋運斗樞曰維星得則日月光為三足禮儀修物類合孫氏瑞應圖曰三足鳥王者慈孝被於萬姓不好殺生則來 又曰文王時見蒼鳥者王者孝悌則至一本曰賢君帝主修行孝慈被於萬姓不好殺生則來 又曰白鳥者宗廟肅敬則至 又曰赤鳥武王時銜穀米至屋上兵不血刃而殷服一本曰王者不貪天下而重民命則至 墨子曰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代殷河出錄圖地出乘黃天錫武王黃鳥之旗 古今注曰成帝河平四年白鳥集孝文廟殿下黑鳥從之章帝元和二年三足鳥集沛國三年代郡高柳烏子生三足大如雞色赤頭上有角長寸餘和帝元興元年白鳥一見廬江足皆赤 帝王世紀曰豐公家于沛之豐邑中陽里其妻夢赤鳥若龍戲已而生執嘉是為太公太上皇 吳曆曰吳王為神王表五廟蒼龍門外時有鳥巢朱雀門上 又

曰有兩足鳥銜一之置神座前或得神書說改號之意乃改赤鳥為太元吳志曰赤鳥元年八月武昌麒麟見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鳥 又曰孫休永安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鳥見 晉諸公贊曰世祖時西域獻三足鳥遂累有赤鳥來集此昌陵縣按昌字重日鳥者日中之鳥有記體陽精應期曜質以顯至德者也

雀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奉已約儉臺榭不侈尊事耆老則白雀見 尚書中候曰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前事吳帝王即 又曰維天降紀泰伯出狩至于咸陽天震大雷有火下化為白雀銜籙集于公車 禮稽命徵曰祭五岳四瀆得其宜則黃雀見黃雀土精 春秋孔演圖曰鳥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雀集書上化為黃玉剋曰孔提命作應法為制雀集補受 春秋考異郵曰黃帝將起有黃雀赤頭立日旁帝占曰黃者玉精赤者火煖雀者宣萌余當立 漢書曰宣帝元康三年詔曰前年夏神雀集雍大如鸚雀黃喉白領黑背腹斑文 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屬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

摘巢探卵彈射飛鳥爲令 東觀漢記曰永安十七年公卿以神雀五色
翔集京師奉觴上壽上令賈逵作神雀頌 謝承後漢書曰琅邪董种爲
不其令赤雀乳廳前桑上民爲作歌頌 瑞應圖曰赤雀者王者動作應
天時則銜書來 一本曰孔子坐玄扈洛水之上銜丹書隨至 遁甲曰
赤雀不見則國無賢白雀不降則無後嗣 赤雀主銜書陽精也白雀主銜
錢黍陰精也不來則國王無後
也 古今注曰孝哀帝初元年泰時殿中有雀五色頭有冠長寸餘大似雀
始到時鳥環其旁 零陵先賢傳曰周不疑曹公欲以爲議郎不就時有
白雀瑞儒林並已作頌授紙筆立令復作操竒異之 魏略曰文帝欲受
禪白雀十九見 吳志曰華覈上孫皓表曰明珠既覲白雀繼見 吳
錄曰景帝永安六年赤雀見於豫章 豫章舊志曰太守孔竺臨郡三月
白雀出南昌太守夏侯嵩臨郡六年白雀見女羅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
光太安三年白雀巢陽川令蓋敏室 郭璞洞林曰丞相府有鷓鴣雀集
其背駭之去復來如此再三令璞占之曰此晉王即祚之漸也 燕書曰
愍帝時有異雀素質綠首集于端門東樹栖翔二旬而去夏四月以異雀

故大赦名東園白雀

鷺

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帝令鷺往夜鳴二女愛而爭
搏之覆以玉筐少選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不返二女作歌始遺北音
田依子曰少昊之時赤燕一羽而飛集少昊氏之戶遺其丹書 漢書名
臣奏曰丞相薛宣對曰茂陵寢上食日玄鳥來集吐所含大豆紫黑色翺
翔殿上此陛下永與天無極天下幸甚 王威別傳曰時有白燕來翔被
令爲賦 宋元嘉起居注曰元年七月有白燕集於齊郡遊翔庭宇經九
月乃去衆燕翼隨僅有數千

鳩

瑞應圖曰鳩成湯時來王者養耆老尊道德不以新失舊則至 一本曰
成王時來 古今注曰平帝元始三年濟南鳩生白子 吳錄曰赤鳥十
二年八月白鳩見章安

雉

孝經援神契曰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去京師三萬里王者祭祀不相喻
宴食衣服有節則至 又曰德至鳥獸故雉白首妃房不偏尚書曰高宗
彤日越有雉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至道之王遭變異乃訓于王
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祖已既言遂以道訓諫王也春秋感精符曰王者
旁流四表則白雉見 又曰魯昭公時雉銜環入雉之為言弟也喻昭公
漢書平帝元始元年春越裳重譯 白雉一黑雉二詔使三公以薦宗廟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白雉十九見 魏志文紀曰延康元年四月
饒安縣言白雉見

馬

瑞應圖曰玉馬者王者清明尊賢則至 一本曰玉澤馬者師曠時來
又曰王者順時而制事因時而治道則來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王者德
御四方則至一名吉光乘之壽三千歲此馬無死時 又曰乘黃王者輿
服有度則出騶裏者神馬也與飛兔同以明君有德則至也 又曰飛兔
者行三萬里禹治水上勤勞歷年救民之害天應其德則至馱蹄者后土

之獸也自能言語王者仁孝於民則出禹治水有功而來 又曰龍馬者
仁馬河水之精也高八尺五寸長頸脰上有翼旁垂毛鳴聲九音有明王
則見 一本曰王者不誅馬則龍馬乘黃澤馬朱髦並集 禮斗威儀曰
君乘火而王者其政訟平則南海輸以駿馬 尚書中候曰堯時龍馬銜
甲赤文綠色臨壇上甲似龜廣袤九尺圓理平上五色文有列星之分斗
政之度帝王錄紀之數事具帝周書曰大戎之馬赤鬣白身目若黃金名
曰古黃之乘成王時來獻也 淮南子曰天下有道飛黃服阜 又曰黃
帝時飛黃服阜也 漢書曰武帝元鼎四年馬出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

白鹿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白鹿見 瑞應圖曰天鹿者純善之獸也道
術則白鹿見王者明惠及下則見 命歷序曰皇神駕六飛鹿值三百歲
禮斗威儀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平則北海輸白鹿 東觀漢書曰章帝元
和二年白鹿見 又安帝延光三年潁川上言白鹿見 魏略曰文帝欲
受禪郡國奏白鹿十九見 晉起居注曰太元十六年豫章太守范甯獻

白鹿一頭二十年荆州送白鹿晉朝白鹿數見諸郡

狐

瑞應圖曰九尾狐者六合一同則見文王時東夷歸之 一本曰王者不

傾於色則至 河圖曰白帝生先致白狐 周書曰成王時青丘獻狐九

尾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訟平南海輸以文狐 尚書大傳曰

文王拘羑里散宜生之西海之濱取白狐青翰獻紂紂大悅 翰長毛也六韜得青狐班

固幽通賦注曰散宜生至吳得九尾狐以獻紂也 春秋運斗樞曰機星得則狐九尾 潛潭巴曰

白狐至國民利不至下驕恣 山海經曰武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

狐蓬尾 蓬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狐九尾 呂氏春秋曰禹年三十

未娶行塗山恐時暮失嗣辭曰吾之娶必有應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於

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證也於是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

龐成于家室我都悠昌於是娶塗山女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二年九

尾狐見 古今注曰章帝元祐二年白狐九尾見信都 魏略曰文帝欲

受禪郡國奏九尾狐見於譙陳

兔

瑞應圖曰王者恩加耆老則白兔見 一本曰王者應事疾則見赤兔者

王者德茂則見 古今注曰成帝建平元年山陽得白兔目赤如朱 東

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二年白兔見 又曰永康元年西河言白兔見 石

勒傳曰莊平民師權上黑兔令曰按記應白兔為瑞此黑兔曰祥外檢

典舊議者以為黑兔見水德之祥往公孫臣以為漢家土行當有黃龍為

瑞後黃龍見於成紀遂從土德今大趙革命以水受金夫兔陰獸玄水色

黑色見以表應行以推之黑兔上應

騶虞

瑞應圖曰白虎者仁而不害王者不暴虐恩及行葦則見 毛詩曰吁嗟

乎騶虞 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 河圖括地象曰令嘗野中有玉虎晨

鳴雷聲聖人感期而興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白虎見 春秋演義

圖曰湯地七十內懷聖明白虎戲朝 春秋元命苞曰堯為天子季秋下

甸夢白虎遺吾馬馱子其母曰扶始升高丘睹白虎上有雲感已生臯陶

索扶始問之如堯言明於刑法罪次終始故立臯陶為大理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上言白虎二十七見 王隱晉書曰太康六年荊州送兩足虎時尚書郎索靖議稱半虎博令王鈐為文曰般般白虎觀豐荆楚孫吳不逞金皇赫怒 中興徵祥說曰天下太平則騶虞見騶虞者仁獸也狀如白虎而黑文其尾參倍昔召公化行陝西之國而騶虞應 又曰王者仁而不害則白虎見白虎狀如虎而白色嘯則風興鬪身如雲而無雜者是也近代所謂白虎者背班而虎文爾雅所謂處虎者也 後漢蔡邕五靈頌曰大梁乘精白虎用生思敬信立繞於垣坳 吳薛綜頌曰婉婉白虎優仁是崇飢不侵暴困不改容欵威揚德愷悌之風聖德極盛騶虞乃彰 晉郭璞騶虞贊曰怪獸五采尾參於身矯足千里儵忽若神是謂騶虞詩歎其仁

白狼

瑞應圖曰白狼王者仁德明哲則見 一本曰王者進退動准法度則見周宣王時白狼見犬戎滅 山海經曰蓋山獸多曰狼 尚書中候曰湯

牽白狼握禹錄 田俵子曰商湯為天子都于亳有神手牽白狼口銜金鉤而入湯庭 晉郭璞白狼贊曰矯矯白狼有道則遊應符變質乃銜靈鈞惟德是適出殷見周

比肩獸

瑞應圖曰比肩獸者王者德及幽隱鰥寡得所則至 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距虛比為邛邛距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距虛負而走其名曰螿 呂氏春秋曰北方有獸名螿鼠前而兔後 晉郭璞比肩獸贊曰螿與距虛乍兔乍鼠長短相濟彼我俱舉有若自然同心共膂

龜

龍魚河圖曰堯時與羣臣賢智到翠嫫之川大龜負圖來投堯堯勅臣下寫取告瑞應寫畢龜還 黃帝出軍決曰帝伐蚩尤乃睡夢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曰太一在前天一備後河出符信戰即剋矣黃帝寤思其符不能悉憶以告風后力牧風后力牧曰此兵應也戰必自勝力牧與黃帝俱到盛水之側立壇祭以大牢有玄龜銜符從水中出置

壇中而去黃帝再拜稽首受符視之乃所夢得符也廣三寸表一尺於是黃帝備之以征即日禽蚩尤 尚書中候曰堯沉璧於雒玄龜負書出背甲赤文成字止壇又沉璧于河果龜出文題 又曰周公沉璧玄龜青純倉光刻背甲止于壇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則龜被文而見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得百獸率舞靈龜躍 管子曰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故為南方物為禍福也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神龜出於靈池 晉起居注曰永嘉六年玉龜出灞水 孫氏瑞應圖曰龜者神異之介蟲也玄采五色上隆象天下平象地生三百歲遊於藻葉之上三千歲尚在著叢之下明吉凶不偏不黨唯義是從王者無偏無黨尊用耆老不失故舊則出 一本曰德澤湛漬漁獵從則出 又曰禹甲官室則出文王時亦出 吳謝承表曰伏觀靈龜出于會稽章安臣聞靈龜告符五色粲彰則金則玉皆陰向陽 梁劉孝儀為始興王上毛龜表曰臣聞嘉瑞五靈既著方策故名千載可得而傳是以玄蔡赤文來表軒黃之政神龜青純用顯姬公之德出自江安寔荷謙夷之慶甲生毳羽寧非銷謫之徵實皇家之巨瑞

庶民之休幸 啓 梁丘遲為范雲謝示毛龜啟曰玄甲應於媪渚青影符於夏室翺翔卷甘之陰浮遊蓮葉之上藏采千載獻狀一朝斯誠陛下至德動天窮神為化故能寶瑞聞圖珍祥映謀間出紫駭蹕踵郊甸 隋江總上毛龜啟曰臣聞聖王受命以代紹興日月精明之狀煙雲爛漫之采神鼎出於汾陰寶玉開於張掖靈山輿澤卉木呈祉靜海澄波鱗介提福靡不顯符瑞以固鴻基肇徵祥以光永世者也影合四靈光分五色懷星拖月負字銜圖

魚

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其名曰鰈 帝王世紀曰黃帝出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能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于海始得圖 昔今河圖帝視萌之篇是也 尚書中候曰桓公欲封泰山管仲曰昔者聖王功成道格符瑞出乃封泰山今比目之魚不至鳳鱗不可不可封也 瑞應國曰比目魚者王者明德則見 史記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舟中 魚者介鱗之物兵象自者殷家武王俯取以祭 漢書曰宣

帝元康四年神魚舞河 魏志曰文帝欲受禪赤白游於露贊晉郭業
比目魚贊曰比目之鱗別號王餘雖有二片其實一魚協不能密離不為
疏**表**晉王肅賀端應表曰伏承祖廟文昭朝魚生于鼎臣聞易中孚彖
曰信及豚魚言中和誠信之德下及豚魚則無所不及

鼎

易曰鼎元亨其象曰鼎象也聖人以享上帝 孫氏瑞應圖曰神鼎者
質文精也知吉凶存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自盈中生五
朱昔黃帝作鼎象太一禹治水收天下美銅以為九鼎象九州王者興則
出哀則去 歸藏占曰鼎有黃耳利得鱸鯉 左傳曰楚子伐陸渾之戎
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枚鑄鼎象物百物
而為之備使人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魍魎魍魎莫能逢之
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
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三十年七百年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

之輕重未可問也 史詩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
垂胡鬣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 又
曰漢武帝時汾陰巫錦錦巫為民祠魏睢后土營旁見地如鈞狀倍視得
鼎以禮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晏溫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
射之因以祭之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謂之寶鼎 晉陽春秋曰威康八
年穀成縣民留珪夜見門內有光取得玉鼎一圍四寸廬江太守以獻
晉起居注曰咸和元年宣成春穀縣山岷獲古鼎可受三斛餘羣臣畢賀
贊晉郭璞贊曰九牧貢金鼎出夏后和味養賢以無化有赫赫三事鑿
于覆簞答梁劉孝綽送瑞鼎詣相國梁公啓曰生木遊火之禽夾階紀
朔之華白環銀瓮之迹素雉金舩之瑞自天有祚不為定於郊廓虛其所
止非獨在於汾陰

藝文類聚卷第一百

災異部 旱 祈雨 蝗 螟 蝥 賊 蛾

旱

春秋考異郵曰旱之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 山海經曰泰華之上削成而四方有蛇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旱 又曰東荒北隅有山名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作龍應之乃得大雨 周官曰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 禮記曰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夫久不雨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曝人之疾子母乃不可乎然則吾欲曝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愚婦人於已求之母乃已踈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 毛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隆喪亂饑饉荐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俎官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旱既太甚條條山川旱魃為虐如炎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燠 韋曜毛詩問曰雲漢之詩旱

魃為虐傳曰魃天旱鬼也箋曰旱氣生魃天有常神人死為鬼不審旱氣生魃奈何荅曰魃鬼人形眼在頂上天生此物則將旱也天欲為災何所不生而云有常神者耶左傳曰鄭大旱使屠擊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又曰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天其或者欲使衛討刑乎從之師興而雨又曰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賑食省用務稼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饑而不害春秋繁露曰水干土則大旱家語曰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哀公問於孔子曰旱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敝淫祭事不懸祀以下牲此則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管子曰春不收枯骨於藪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晏子曰齊大旱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饑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澤寡人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群臣皆莫有對者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毛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

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莊子曰梁君出獵見白鴈群君欲射之道有行者駭之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矢曰昔先公時大旱三年卜之以人祠乃雨公下堂頓首曰吾欲所以求雨以為民也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為於天而惠於民今君主以白鴈而欲殺人乎韓子曰晉公使師曠奏清徵師曠曰清徵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乎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癘病洪範五行傳曰魯恒公五年大雩旱也先是公弒君而立有自危之心而下有怨對之氣外結大國娶於齊以為夫人後比二年天子使大夫來聘極上得天子意憑大國之心則有亢陽之意以御臣下興州丘之役以勞百姓則臣下離心而不從故應是而秋大旱又曰旱所謂常陽不謂常陽而謂旱者以為災也旱之為言乾萬物傷而乾不得水也君持亢陽之節暴虐於下興師旅勤衆勞民

以起城邑臣下悲怨而心不從故陽氣盛而失度故旱災應也 物理論
曰陽盈而過故致旱 神農求雨書曰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為青龍
又為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下不雨命為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巳不雨
命為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為白龍又為火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
不雨命為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潛處闕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
取人骨埋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曝之曝之不雨神山積薪擊鼓而焚之
黃帝占書曰日中三足鳥見者大旱赤地師曠占曰歲欲旱旱草先生
旱草者疾藜也 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行走
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貉遇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
災消也 京氏別對災異曰久旱何曰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則致旱也
不救即蝗虫害穀其救也有謫罰行寬大惠兆民勞功吏賜餼寡廩不足
孔叢子曰子豐拜高第御史建初元年歲大旱乃上疏曰臣聞為不善
而災報得其應也為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即位日新視民如傷而不
幸耗旱時運之會耳非政殺之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減御損膳而

大有年天意者陛下未為成湯之事焉天子納其言而從之三日雨即降
轉拜黃門侍郎典東觀事 漢書曰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
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老父累丁壯奈何後姑自經
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婦誣服郡掾于公以為此婦女不殺也
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得乃抱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郡中枯旱三年
後太守至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
公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稱制京師旱至五月朔太后幸維陽寺省庶
獄舉寃囚杜冷不殺人自誣被掠羸囚使興見畏吏不敢目理吏將去微
疾舉頸若欲有言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遂信即時收令下獄抵罪
尹左遷行未還宮封雨大降 會稽典錄曰夏香字曼卿永興人也為農
夫香挺然特立明果獨斷年十五縣長葛君出臨虛星會客飲宴時郡遭
大旱香進諫曰昔殷湯遭旱以六事自責而雨澤應澍成王悔過偃禾復
起自古先聖畏懼天異必思變復以濟民命今始罹天災縣界獨甚未聞
明達崇殷周之德臨祭獨歡百姓枯瘁神祇有靈必不享也百姓不足君

孰與足宜當還寺長即罷會身損俸祿以贍饑民 汝南先賢傳曰袁安
為楚相會楚王英事互相牽別拘繫者千餘人三年而獄不決坐掠幽而
死者百餘人天用災旱赤地千里安受拜即控轡而行既到決獄事人人
具錄其辭狀本非首謀為主所引應時理遣一句之中延千人之命其時
甘雨滂霈歲大豐稔 **詩** 晉李顯經渴路作詩曰言歸越東足遊將反上
都後洫慎中路改轍修茲衢日發石亭境夕宿桑首墟勁焱不興潤零雨
莫能濡亢陽彌十旬滑滴未暫舒泉流成平陸結駟可迴車肇允相忘鱗
翻為涸池魚咫尺不能移白日奄桑榆 梁庾肩吾奉和武帝苦旱詩曰
陽山蛇不蟄如澤鳥猶攢蹙息流膏雨將似怨祁寒文衣夜不卧疏食書
忘餐繫誠同望祀惟馨等浴蘭江蘋享上帝荆璧奠高巒繁雲興岳立蒸
穴動龍蟠涓渠還積水滂池更起瀾 **漢** 東方朔旱頌曰維昊天之大
旱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雲之艷淳滄瞳瞳而亡止陽風吸習而熇熇群
生悶懣而愁憤隴畝枯槁而允布壤石相聚而為害農夫垂拱而無為糴
其糗俎而下涕悲壇畔之遭禍痛皇天之靡濟 **啓** 梁簡文帝謝勅示苦

旱詩啓曰伏以九年之水不傷堯政十載之旱無累湯朝歲弘則公田已
修農勤則我庾惟億今者亢陽以來為日未久將恐督郵不黜失在汝南
之守曝背未收無湯河南之尹而載勞興居仰發歌詠無愛珪璧有事山
川非飲食矣加之撤膳焉中夜不寐加之申旦焉北唐虞之所闕如
軒項之所不逮 **書** 魏應璩與廣川長岑喻書曰頃者炎旱日更增甚砂
礫銷鏹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冰而有爍爛之燥宇宙雖
廣無陰以憇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鴻立於闕里修
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曝露拜起
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旱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
卒而澤滂霈今者雲重散而復積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
姿乎 **文** 魏陳王曹植告咎文曰五行致災先史咸以為應政而作天地
之氣自有變動未必政治之所興致也于時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焉聊
假天帝之命以誥咎祈福其辭曰上帝有命風伯雨師夫風以動氣雨以
潤時陰陽協和庶物以滋亢陽害苗暴風傷條伊周是過在湯斯遭桑林

既禱慶雲克舉偃禾之復姬公走楚况我皇德承天統民禮敬川岳祇肅
百神享茲元吉釐福日新至若炎旱赫羲颺風扇發嘉卉以萎良木以拔
何谷宜填何山應伐何靈宜論何神宜謁於是五靈振竦皇祗赫怒招搖
警怯攬搶奮斧河伯典澤屏翳司風右呵飛廉顧叱豐隆息颺遏暴元勅
華嵩慶雲是興效厥年豐遂乃沈陰块北甘澤微微雨我公田爰既予私
黍稷盈疇芳草依依靈禾重穗生彼邦畿年登歲豐民無餒饑

祈雨

呂氏春秋曰昔者殷湯克夏而王天下五年不雨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
是翦其髮割其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 荀卿大略曰湯旱而禱曰政
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榮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不雨至斯
極也 說苑云湯之時大旱七年維圻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
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蓋辭未已而天下大雨 董仲
舒曰廣陵女子諸巫母小大皆相聚其郭門外為小壇以脯酒祭便移市
市使門者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 又令吏各往視其夫皆言利

即赴函澍而亡 又曰江都相仲舒下內史承書從事其都閭吏家在百
里內皆令人故行書告縣遣妻視天賜巫一月租使巫求雨復使巫相推
擇潔淨易教者祭跪祝曰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
酒甘羞再拜請雨 又曰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曰今民禱社家人祠曰
無斬山林曝巫聚庭以玄酒脯再拜請雨奉牲禱以甲乙日為大蒼龍一
長八丈居中為小龍七長各四丈於東方嚮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
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諸里社取五蝦蟆錯里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
置水蝦蟆焉其酒脯祝齋三日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鷄與三歲猴猪
皆燔之於四通神雩 又曰夏求雨令縣邑以水曰家人祀竈無舉土功
更水浚井曝釜甑杵曰于衢七日為四通之壇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植
赤繪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鷄七玄酒清酒祝齋三日服赤衣跪陳祝
如春辭以丙丁日為赤龍一長各七尺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晉夫
亦齋二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間外之溝取五蝦蟆置社之中池
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祝齋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猴猪燔之四通

神雩開陰陽如春 又曰季春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一徙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女毋得行入市家人祠中雷毋舉土功聚巫市旁為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幡五其神后稷祭之母肫五玄脯祝齋三日衣黃衣皆如春辭以戊巳日為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為小龍長各三丈五尺土姓五人皆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五人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之溝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皆如前 搜神記曰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少給佐史漿水不交為從事大小畢舉郡縣歛手夏枯旱時以五官掾出禱山川曰輔為郡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至今天下否澁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告訴咎盡在輔太守內省責已自曝中庭使輔謝罪為民祈福曰無效令敢自誓至日中雨不降請以身塞無狀乃積薪柴將自焚焉至禺中時山氣轉起雷雨大作一郡霑潤世以稱其至誠 晉書 傳咸喜雨賦序曰泰始九年自春不雨以涉夏節草木共然百姓以堯有九載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恐遭斯運並有懼心聖皇勞慮分使祈禱徧于群臣余以太子洗馬兼司徒請雨百辟莅事三

朝而大雨降退作斯賦 文 晉曹毘請雨文曰下邳內史曹毘敬告山川諸靈頃節運錯戾早元陰消川竭谷虛石流山焦天無纖雲野有橫飈盛夏應暑而或涼草木無霜而自凋遑遑農夫輟耕田畔悠悠舟人頓棹川岸雲根山積而中披雨足垂零而復散聖主當膳而或味牧伯忘餐而過晏民庶拊心而頻感搢紳不期而同歎斯亦憂勤之極情而明靈之達觀矣 梁陸倕請雨賽蔣王文曰陸周祚胤鍾嶽降精聰明正直得一居貞無方無體不疾不行化馳九縣位冠百靈東掩屢憇西郊已踐偶龍矯首泥人鶴立神聽孔殷靈應揮霍儵覩翻伊俄聞倒洛樂周神畢恩洽酒闌靈談抗袖鬼笑投拌推茲且引於萬斯歡 梁任孝恭賽鍾山蔣帝文曰嘗聞河南少雨漢主避其正殿許下輟潤魏后計彼塵書和氣垂運陰陽舛互風至若湯雲生猶火速能制茲東井告彼南箕永滿畢星氣衝卯地使君子有豐豐之心耕夫無憾憾之念 梁簡文帝祭灰人文曰積注奄旬祭在灰人消茲獸炭焚此柱薪積如玉屑聚若遊塵庶人之風不拂獄吏之慢寧陳當令金光小史侍使玉童奏雲師於執法力水伯於天宮鎮

星誅於電女貫索囚於雷公廓重氛於八極靜連絲於四空既曛曛於車蓋又赫赫於飛盤且凝威於趙盾實望近於長安

蝗

爾雅曰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螽食根曰蝻食節曰賊四蝗蟲名也說文曰蝻蝻也 廣雅曰蝻蝗也 毛詩曰去其螟螽及其蝻賊 詩義疏曰赤螽蝗也 許慎曰使今貸則生螽舊說螟螽蝻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捷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又曰蝗也今謂蝗子為蝻一名螽螽兗州人謂之螽 蔡伯皆曰蝗螽也當為災則生故水處澤中數百或數十里一朝蔽地而食禾粟苗盡復移雖自有種其為災云是魚子在水中化為之 穀梁傳曰雨蝻于宋外災不書此何書災甚也柰何茅茨盡也 洪範五行傳曰春秋之蝻者蟲災也以刑罰暴虐貪叨無厭興師動衆蟲為害矣雨蝻于宋是時宋公暴虐刑重賦歛無已故應是而雨蝻 又曰介蟲有甲能蜚揚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為蝻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旱氣動象至矣故曰有介蟲之孽也

春秋佐助期曰蝻之為蟲赤頭甲身而翼飛行陰中陽也蝻之為言衆暴衆也 春秋含孽曰蝗起於貪蝻者飛而甲為害故天雨蝻則刑法醜呂氏春秋曰匡章孟子弟子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矣故為其害稼也蔽天狀如嚴雪是歲天下失爪鬻 漢書曰武帝元光五年秋蝗四時征南越元封六年秋蝗兩將征朝鮮太初元年夏蝗從東方飛至燉煌三年秋復蝗貳師征大宛征和三年蝗四年夏蝗三將征匈奴貳師七萬人沒不還 又五行志曰劉歆以為蜚負蝻也性不食穀食穀為災介蟲之孽 又曰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多殺害時黃霸在潁川鳳皇下而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耶 又曰王莽地節三年夏蝗從東方來飛蔽天至長安入未央宮綠殿 京房易傳曰德無節蟲食菜 東觀漢記曰馬稜為廣陵太守郡遊歲有蝗虫穀價貴稜奏罷鹽官振貧蠲薄賦稅蝗蟲飛入海化為魚蝦 又曰永初七年郡國蝗飛過 又曰宋均為九江太守建武中山陽楚郡多蝗蜚南到九江輒東西別去由是名稱 又曰司部災蝗臺召三府驅之司空掾梁福曰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不審使臣驅蝗何之災蝗當以德消不聞驅逐時號獨為直椽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徐栩為小黃令時陳留遭蝗過小黃飛逝不集刺史行部責栩不治栩棄官蝗應聲而至刺史謝令還寺舍蝗即皆去又曰謝夷吾為壽張令是時蝗食五穀野無生草過壽張界飛逝不集又曰許季長為湖令州郡皆被蝗災過湖縣飛去不入 續漢書曰和帝永元四年蝗八年五月河內陳留蝗九月京師蝗九年蝗從夏至秋先是西羌數反遣將軍將北軍五校征之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衆征距連十餘年五年夏九州蝗六年三月去年蝗處復蝗子生七年二月郡國蝗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是時鮮卑寇朔方用衆征之永和七年偃師蝗去年冬烏桓寇沙南用衆征之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是時梁冀執政無謀虐苟貪作虐二年六月京都蝗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靈帝嘉平六年夏七州蝗鮮卑前後三十餘犯塞是歲獲烏桓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使匈奴中郎將威長討鮮卑大司農給用不足畝歛郡國以給軍糧三將無功還者少

半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貪苟之所致也是時百官遷徙皆私上種西園少帝興平元年夏大蝗是時天下大亂 論衡曰世稱南陽卓公為緱氏令蝗蟲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 典論曰議郎馬融以永興中帝獵廣城融從是時北州遭水潦蝗蟲融撰上林頌以諷魏志曰廣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振之 吳書曰袁術在壽春穀石百餘萬載金錢之市求糴市無米而棄錢去百姓饑窮以桑椹蝗蟲為乾飯 廣州先賢傳曰黃豪交趾人除外黃令豪拘已節儉麤衣蔬食所得俸秩悉賜貧民一縣稱平當時鄰縣蝗蟲為災而獨外黃無有歲皆豐熟民先流移者悉歸附之 會稽典錄曰鄭弘為鄆令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郡國被害過鄆不集郡以狀上詔書以為不然自朕治京師尚不能攘蝗鄆令何人而今消弭遣案驗之 陳留耆舊傳曰高慎敦厚少華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緣蝗為災獨不食式麥園令周強以表州郡 益部耆舊傳曰任昉蜀郡成都人父修字伯慶為固始侯相天下大蝗獨不入界 又傳曰楊琳為茂陵令北縣連

歲蝗災曲折不入茂陵 先賢行狀曰公沙穆為魯相時有蝗災穆躬露坐界上蝗積疆畔不為害 晉令曰常以蝗向生時各部吏案行境界行其所由勒生苗之內皆令周徧 晉陽秋曰司冀青雍蝗茅草皆盡石勒與蝗競取民禾百姓謂之胡蝗 搜神記曰何敞吳郡人少好道慕隱居重以大旱民物憔悴太守慶洪遣戶曹掾致謁奉印綬煩守無錫敞不受退歎而言曰郡界有災安能得懷道因跣涉之縣駐明星屋中蝗蝻消死敞即遁去後舉方正博士皆不就卒於家 趙書曰石勒十四年五月飛蝗穿地而生二十日化如蠶七八日作蟲四日則飛周徧河朔百草無遺唯不食三豆及麻 涼記曰涼王呂光麟嘉二年以沮渠羅仇為西寧太守往年蝗蟲所到之處產子地中是月盡生或一頃二頃覆地跳躍宿昔變異王乃躬臨撲蟲幸揚川濠水北大駕所到蟲尋斃盡是以麥苗損耗無幾 師覺授孝子傳曰魏連事父至孝和帝時拜昌邑令百姓不忍欺大蝗運熟 何禎牋曰凡二日蝗生此謂見其始生知其處所可得言初上蝗事云縣及下部各不早見至今生翅能飛臣輒躬親撲滅又云布在及下部各不早見至一頃田中往往十步五步一頭按其言事蝗之數枚數可得而知也

螟

爾雅曰食苗心曰螟說文曰螟蟲食穀心吏冥冥犯法即生螟 禮記曰仲春行夏令則蟲螟為害 左傳曰哀十二年螟十三年螟 春秋合序曰螟應苛刻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奴有螟集其地其音凶凶 漢書曰劉歆以為蝻蛄蚘之有翼食穀為災黑青也董仲舒劉向以為蝻蛄始生也是時初稅畝亂先王之制故應是而蝻生屬羸蟲之孽 京房易傳曰變惡生孽蟲食苗心 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鷄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治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具以狀白安

爾雅曰食苗根曰蝨 說文曰蝨食苗根者也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蝨
京房易妖占曰害忠孝蟲食苗根 毛詩義疏蝨長而細或說云蝨蟻蛄
也食苗根而為人患

賊

爾雅曰食苗節曰賊 京房易傳曰王者與諸侯爭蟲食苗節莖

賊

洪範五行傳曰賊射人者也生於南越地南方謂之短狐者也 毛詩曰
為鬼為賊則不可測其物不可見蓋氣精也南越夷狄淫佚處也其賊生
水澤地多婦人其淫色為主故南越多賊者淫女惑亂之所生也故聖人
名之曰賊賊者猶惑也 書 魏應璩與西陽令孔德琰書曰嘉麥禎祥唯
日未久不圖飛蝗一旦至止知恤蒸庶念存良苗親發赫斯爰整其旅
背之叟皓首之釐莫不負戈奔走于道路旌表曜於白日龍鼉震於雷動
以此掃敵必將席卷况於微虫能無驚駭卓茂治密恭在中牟時雖有災
未若斯勤亦猶子賤鳴琴亞馬出入勞逸有殊立功惟一重雲比興不降

靈雨麗此二災憂心忡忡逐蝗之道謹聞教矣 禮將以何物文而

脩德以厭地震湯禱桑林致克豐雨宜脩善政以慰民望

藝文類聚卷第一百

